

唐先生文集二十卷六冊

如皋城南祝氏漢鹿齋莊本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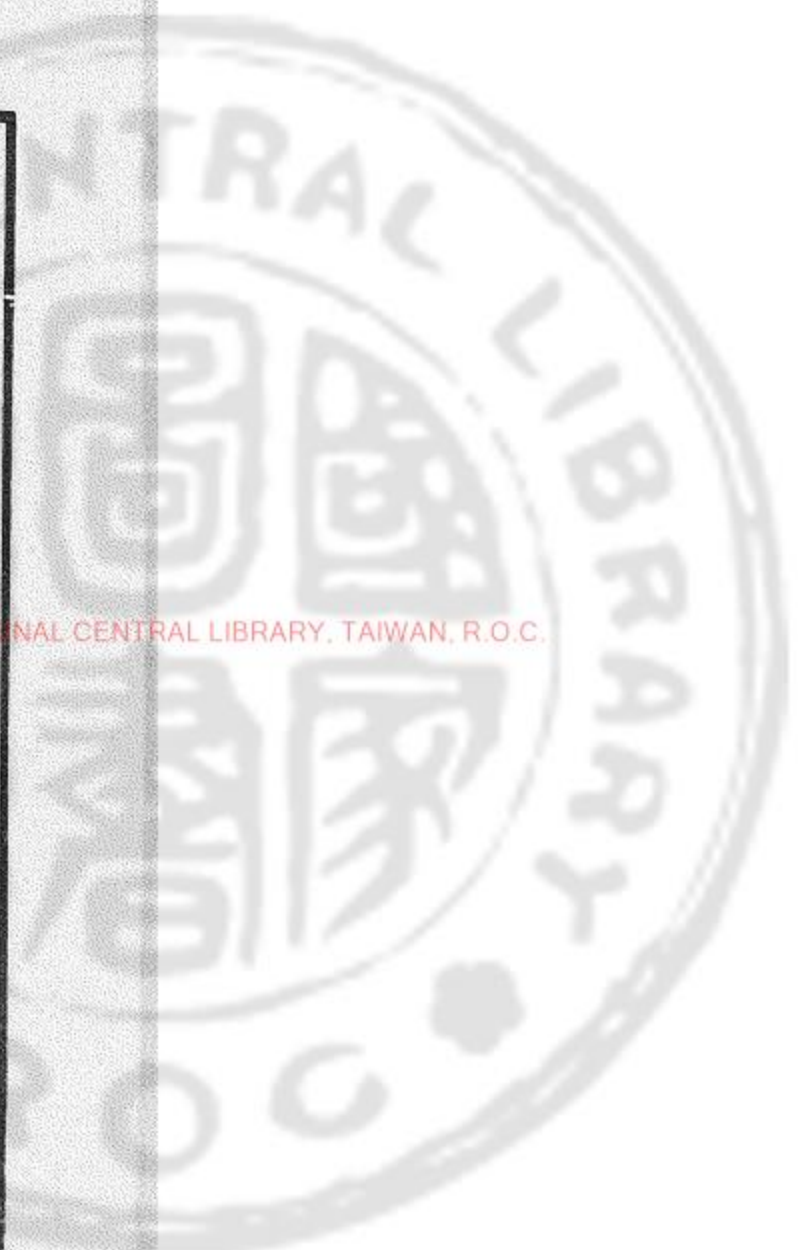
奉議郎太



書早會
總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導志書以導
事春秋以導名分易以導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
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守而詩復瀆韻
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
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
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
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於儼然能
學道自勵贖咎前非其文攻砭世育有補教化故卒



配韓以儔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于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遠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樂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溢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

而覆之纔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於元珠四老奕棊於一橋可為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摠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片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于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湏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為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

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於時學萬者同律始得為醇佗文若不適用不足愛迨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真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閔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出世間法余嘗謂子西金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荅曰吾能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噓然而笑嗚呼行成于思業精 勤用志不分廼疑於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為是

故也學者有意於博則以先生為法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弟

庾

予兄子西自齠齔學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工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扼腕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多舛謬失真害理恐誤學者觀省而不能以傳諸永久因併取其少年時所為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

昌黎文集其子壻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詩故相
呂公微仲為、作年譜予於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
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若夫子西
之文名播天下為縉紳之所歆慕至其撰著有先後
所造有淺深則覽者當自辨固不待予言而後知也
宣和四年六月 日序

溫陵呂

崇義

德修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
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
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

庸人皆能道其姓字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
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
而官不顯工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
兩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蜀州
眉山人也 聖中以進士 第為州縣官至大觀始
入為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
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窮而
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于景德寺予時與先生
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為文頗多嘗請其本以傳
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

何必巧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
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聞知然氣焰光彩久而
必見於世蓋所為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
騷顯陶潛以歸去來顯盧仝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
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於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
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
索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大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
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敘而藏之庶幾佗日必
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抄本眉山集卷六第

九頁三行第三句末字

注淵聖御名卷七頁管
仲相桓公不書桓字而注
日淵聖御名知係桓字

文集目錄



世賦

省思賦

古詩詞

雨行

以示甥郭聖俞

曲江鐵象詩

山

何必巧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
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聞知然氣焰光彩久而
必見於世蓋所為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
騷顯陶潛以歸去來顯盧仝以茶歌顯頌頌當時達官
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於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
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
索其文以來京師者而文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
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敘而藏之庶幾佗日必
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南征賦

省愆賦

古體詩

內前行

長沙示甥郭聖俞

張田江鐵象詩

湖上



雙榕

天熟行

蛋兒歌

蜜果

圓蛤

白小

瘡疾寄示聖俞

示蛋

夢泉 并序

鳴鵲行

採藥行贈梅璠

鍾潭行

取水行

採藤曲效王建體

冬雷行

贈譚微之

游史諸君子歌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二第卷

近體詩

南遷

渡沔

武陵道中

長沙道中

鴨步

次泊頭

到羅浮始識袂馬

初到惠州

謝人送酒

水東感懷

登栖禪山

收景初書

九日懷舍弟

收家書

贈何邦直

除夕

人日

栖禪暮歸

白鷺

六言二首

有所歎 二首

舍弟書約今秋到此

跋道德經

夜坐懷舍弟

送外甥之廣州

九日獨酌

始寒

復暄

送客至五羊 二首

送故人循州司理

寄潮陽尉鄭太玉

次鄭太玉見寄韻

船居

喜雨

舍弟既到有作

收景初貶所書

次勾景山見寄韻

示舍弟端孺

寒甚寄鄭潮陽

即事 三首

遣興 二首

送舍弟幹事廣州

春日謫居書事

寄任景初與舍弟

擢舟遊西溪

有感示舍弟瑞孺外甥郭聖俞

遊悟性寺

舜祠

牘嶺戲書

長沙竹筍

第三卷

近體

雜詩 二十首

閑居 二首

調句景山

遣興 二首

甲午元日

春歸

春日五言 二首

春日七言 二首

鄭太玉送子魚

兒曹送窮

唁鄭二

驟雨

江深

代書寄鄭二

八月十五夜月

有感

立冬後作

詞端孺

東鄰二首

謾成

聞鄭對吏五羊

東麓

西溪

野望

獨遊

醉眠

贈故游茂先子振

潤雨

贈博士承議

次張天覺見贈韻

遊處士臺

天覺和韻

江陵逢故人宗德粹

別處厚居正二宗兄

和天覺立春日示詩

宜都逢李六

舟中

北畝

何執中挽詩

王元隱挽詩

悼楊隱之承事

題菟勝閣後破佛

將赴闕有感示冊

次韻強幼安冬日旅舍

次韻幼安留別

第四卷

論

名治論

存舊論

辨同論

禍福論

辨蜀論

正友論

察言論

憫俗論

議賞論

第五卷

記

遊越王臺記

卓錫泉記

游湯泉記

佛迹記

寄傲齋記

閱茶記

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水東廟記

易庵記

書大鑒碑陰記

第六卷

傳

資政韓公家傳

陸誥傳

贊

羅浮二賢贊 并序

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

銘

益橋銘

史南壽墓銘

亡兄墓銘

舩娘銘

蔡氏權厝銘

第七卷

三國雜事上

第八卷

三國雜事下

第九卷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上張觀文手書

荅合亭程元老手書

上張觀文所業序

書張自強所編寅申錄

祠三使者說

香林說

書三謝詩後

生日設醮文

生日青詞

焚黃祭文

祭家民文

代內醮文

第十卷

墓誌銘

淮陰賢婦墓誌銘

徐夫人墓誌

史子深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

唐先生行狀

史夫人行狀

贊

先君真贊 并序

又次齋銘

硯銘

有翠亭銘

第十一卷

古體

惜梅賦

平臺賦

歸歎賦

陌上桑曲

白頭吟

結客少年場

五雜俎

公無渡河

明妃曲

舞馬行 并序

風樹吟

戲題醉僊崖

古生

走筆贈僂姑

醉後怒筆

雲南老人行

憶昔行

午起行

張求

擊劍歌

黎城酒

題崔令曲海後

晝寢劾魯直

城上怨

別句永叔

春日雜言 二首

覽鏡

客至

寄題張志行醉奉亭

聞東坡貶惠州

寄郭潛夫

病鶴行

第十二卷

古體

寄郭虞卿

題溫泉觀

題洪川驛

食笋行

題史邦直郊居

稷花

送王觀復交代

戲贈王推官誠中

送趙元思司法

送扈大夫端叟

到任後寄家兄

送鄉人下第歸鄉

送趙安道下第歸鄉

代先狀寄孫熙叔

郡人獻筍

友人還鄉有感

哀賢

讀邨報

訊因

程使君生辰歌

第十三卷

古體

寄杜蓬州

中秋遇雨感懷呈世澤彥直

通判蘇君俞見和復次韻

喜雨呈趙世澤

謝蓬州杜使君

嘲陸羽

代內

谷

戊子大水 二首

徐鳳州教授有感

登越王樓 已下綿州舊作

芙蓉溪歌

富樂山

遊治平院

遊大池院

遊雪峯院

登越王樓二十二韻

六一堂 并序

蘇時中惠茶

天馬歌贈朱庭玉

受代呈譚勉公謝與權

與舍弟飲 二首

受代還眉

赴闕

劍州道中作

武興謠

會飲劾八僊體

古風贈謝興權行

程義父挽詩

第十四卷

近體

贈譚勉翁

次譚勉翁韻懷朱庭玉

峽路十韻

清明日示弟姪

赴鹽昌六言二章

上益昌守李大夫

上漕使

石漕生日

翟提倉生日

家提倉生日

錢憲生日

張嘉父生日

送宋聚臣赴任浙憲

送趙世澤供奉

遊僊雲宮

懷家山 二首

晚春寄友人 二首

春日雜興 七首

張祖同挽詞

任太君挽詞

送太學李生歸鄉

送蘇教授赴闕

別闕中許秀才

送朱元素歸養

上瀘倅立明善

調華陽尉

天寧節口號

書新堂

白笑二絕

除夕感懷

題金牛驛二絕

春日郊外

嘉陵江工作

自笑

和勉翁韻

直舍書懷二首

書鄭撫幹詩卷後

哀詞二章

籌筆鋪

獲蠻賊代主簿賀張安撫

書齋即事

題所居

夜坐感懷

述懷

秋夕書懷

過湖縣

過田橫墓 二首

過潼關

題瀘川縣樓六言

蘇通判愚齋

題春歸亭

和程大夫荔枝

雪意 二首

閨怨

俞和叔座上賦白鹿

直舍夜坐

上張安撫

春日

任滿未聞除代

次勉翁送客韻

宿審田銷附三陳書嚴

第十五卷

記

重脩思政堂記

愚齋記

陳子美竹軒記

箕踞軒記

顏魯公祠堂記

新修勅書樓記

書

上茶司空書

上鄧左丞書

上席侍郎書

上監司書

上憲使書

上翟提舉書

上俞漕書

上監司書

答陳聖從書

第十六卷

表

賀天寧節表代

謝曆日表代

賀立皇后表代

賀降皇子表代

謝到任表代

賀進築表代

同前代

慰國郵表代

第十七卷

啟

謝蔡太師啟

賀鄭太宰啟

賀劉少宰啟代

賀右僕射韓相公啟

賀門李侍郎啟代

賀蔣樞密代

賀安諫議啟

賀馬學士啟

賀楊運判啟

賀楊提刑啟

賀新提舉啟代

賀王安撫啟代

賀侍其鈐轄再任啟

賀王安撫啟代

賀王尚書啓代

謝兩府啓代

謝楊提刑啓代

謝許提刑啓代

謝監司舉辟啓

謝翟大夫啓

謝吉文州啓代

答吉文州啓代

到任謝兩府啓代

謝家提舉啓

謝陳史君啓

答解元謝啓

謝及第啓

答趙通判啓

第十八卷

雜文

送苗師顔序

上錢憲雜文序

李生方書序

送王觀復序

鄭默字序

上任德翁序

招隱辭

書宋尚書集後

讀巢元脩傳

諭幽燕檄

誠諭諸路常平司恤民

思庵記跋尾

第十九卷

雜文

自說

名小子說

客至說

失茶具說

異箴

直箴

雜說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謝雨文

祈晴文

謝晴文

送秋文

辭廟祝文

祭詣廟祝文

祭祖墳文

祭宋承之文

祭程公儀文

祭陳戶部文

祭孔明文

南行祭江瀆文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代路次祭文

第二十卷

策題

眉山唐先生文集目錄終

江鄉歸氏藏本

唐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南征賦

始攝提之孟冬余負罪而南馳雪盈尺而更繁風三日而猶吹體凍極而若無心怖甚而忘悲九再信而至許覺驚魂之稍歸訪景福之遺基指空郊之荒蕪曾禾黍之無有矧樂梁之丹國已挹於三馬臣不聞於一鶚豈當世之無儒抑此病之難藥道昆陽而流歎澹悲風興愁雲階一夫之僭竊紛萬鬼之煩寃嗟世祖之論公忘王章之蓑言既直釣之不食終曲

突之無思過叔子之舊邦登峴山而痛哭方關右之
放賈蓋眼中之拔鏃獨何心而表留卒養癯而消肉
儻遺靈之猶在當衆白而相沃盡荆門之華確瞰蜀
江之湯湯念故人之久別覺良晤之甘香稍回翔於
澧浦忽凌亂於瀟湘時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
味九歌之餘哀閱三閭之孤趣豈公子之怨實舉
國而無與內不憚於女嬃外見非於漁父持此道以
奚歸亦各安於所處自是遠矣行人漸稀水愈激而
愈清山益削一作剝而益奇造柳嶺之窮處云湓關之
故基客至此兮返顧鴈至此兮北飛眷武溪之毒淫

吊文淵之嬰鏢射參狼於隴阪觀跼於浪泊奮身
出於萬死騰口喧於百惡信老子之足哀覺少游之
差樂經韶陽而再宿馮石上之遺聲悟聖神之在宥
如天地之生成彼禽魚固自有理而日月未嘗不明
雖吹萬之不同吾得一而皆正捨真陽之短策放清
遠之孤舟觀碧落之靈樞朝峽山之媚乘承懸崖之
滴乳穿危岸之垂樛探羊城於浩茫蒺藜清澗于深幽
窮一時之詭觀渺萬古之清愁蓋明年之正月矣始
稅駕於羅浮

省愆賦

唐子謫居嶺表既已半載杜門時省愆而慨曰身邪
心邪孰陷吾於罪乎吾將求之身則身非我有四大
所會地水火風誰為之宰吾將求之心則心不在內
復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將安在晝夜以思寢食皆廢
骨為之出髮為之改夢有告余曰甚哉子之蔽也罪
性本空念之成壞反復尋繹祇益咎悔道逢臭腐何
足矜昧玩味不已適足自穢淨是妄而况垢穀猶無
而矧裨譬之身體本自安泰或作病想便若嬰瘵識
此病之誰受尚何施于砭艾臂之手足伸縮無礙忍
作縛想舉動輒絀悟此縛之無實即無繩而可解方

聳聽於妙語失胃中之結塊若春動而冰坼若秋至
而葉敗回視無始以來幾千萬世所作罪業悉消散
而崩潰矣豈獨今之所以流落顛沛者哉覺而思之
曰噫此殆維摩語也攬衣而起正冠束帶稽首西望
作禮而退

古體詩

內作行

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前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
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
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宅家喚作調元手

右相視事
明日始得

兩上喜甚書商
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
姚宋也不惡
霖二大字賜之
向來兩翁當國
羊民間斗米纔四錢

長沙示甥郭聖俞

我昔官闕中
于時趨長安
相過日夜飲
肯使笑語乾
但知醒復醉
誰問甜與酸
攬衣步中庭
仰首羨飛翰
誓言早歸休
慎勿貪高官
時未有添丁
眼前惟木蘭
窮甥一分背
日月雙跳丸
那知十年外
相見西江干
拜起未寒温
悲來各沈闊
我髮已禿翁
子顏非渥丹
相從海上去
茲事人所難
波行白漭
宿青嶺
人烟小歲後
草深冬完昨
日次長沙
扁舟掠灘湘

中流遭惡風
滿衣潑驚湍
船如旗尾點
天作車輪圓
怖畏曰敢側
禱祈指頻彈
嚮非鬼神助
幾作蛟龍食
忠信時可憑
聖賢豈吾謾
勿畏崎嶇南
熱我清物自寒
勿憂海邦陋
心廣身亦寬
磨刀斫鯨鱗
隱几看鵬搏
努力近藥物
明年理歸鞍
得之兩鳴鵠
龜筒不須鑽

張曲江鐵像詩

像在韶州韶人相傳
明皇海時所鑄云

開元太平久
錯處非一拍
就令乏賢人
何至相仙客
直道既彫喪
曲江遂踈斥
汲黯困後薪
賈生罷前席
金鑑未高閣
鐵胎空數尺
妙處難形容
英表良髣髴
摩挲許國姿
尚想立朝色
同時反弃置
異代長歎息

湖上

佳月明作好風聖之清湖邊得二友夜語投三更
烟露兩相濕水天參牙明散衣芭蕉涼曳杖枕柳輕
星走拋餘光山空苔虛聲歸矣不可留過幽恐神驚

雙榕

水東雙榕間有叟時出遊清風衣屨古白雪鬚髯虬
吟哦明月夕歎弄寒江秋驚傳里中兒不泊岸上舟
君看鬼趣中有此風味不安知非黃石但恨無留侯
此生鋤犁手誤入簪紳流無功拆毫髮負罪平山丘
政尔求滌濯聞之歎綢繆極衣儻可親跪履安敢羞

得聞半偈語一解終身憂性不喜伐國兵書非所求

大熟行

去年大雪埋尺蠶水北荔枝遭凍死共嘆北客帶寒
來我欲分踈誰受理今年諸峒十分熟東江不下龍
川來南翁北客兩欣然孰與忍飢食荔子

螢兒歌

瀘南二子天一邊思之不見今三年阮咸已老得還
集白髮自媿還欣然未看顛骨并頰顛啼中已有過
秦篇諸田何得賤庶孽會斬莊賈權強燕

蜜果

臣聞夫旦雞已曉猶強鳴書生坐口窮拉死輸血誠
嶺南貢蜜果海道趨彤庭黃蜂樂受職紫鳳助揚舠
忠勤雖云至思慮良未精由來瘴癘鄉不識霜雪清
土風不待講氣象昏如醒杭稻杭稻熟水泉水泉腥
而况楚果實豈足奉聖明未論體性殊已覺面目生
食之儻有補勞者甘如一作錫政恐無裨益所出非
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軒轅嘗百毒上古雜
神靈武王嗜鮑魚幾諫仗老成芻蕘復何有葵藿但
自傾

圓蛤

黃犢鳴水中相顧皆愕然探之無所得有蛙僅如錢
持問旁舍翁云此號圓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
卒然聞其聲謂當可專車既見一拊掌寸蓮量有餘
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趣蛙負黃牛鳴持此欲誰附
我居固已陋尔鳴良村綿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
白小

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餓口但白小
百尾不滿釜烹煮等片芻咀嚼何所得鱗鬣空紛擾
向來若魚戲海面橫孤嶠唵啞噴飛沫白兩散晴曉
終然不省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表

及親三釜足未用萬戶鄙人生百年期我今特未半

夢泉 并序

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
工作夢泉記示余命作詩

入道肯着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謾意山之巔
四人躡翫甃教里聞潺湲循聲到巉絕滿意流甘鮮
雖深石可數太察魚難筌分為縞練去賤作珠璣圓
一窺宿醒解三噉沉疴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成顛
山間短於井海飲鹹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道賢
事故由人語物為知己妍誰陪濠上游諒携室中天

雖無十丈花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煎

蘭亭羽觴冷魚腹青筒連新文來遠矣開卷猶潏然
徑欲抱琴去臨流聽未全不但受以耳庶幾神音先

寫為夢泉藻第入樂府篇將前輒復却萬事付有緣

四人躡翫甃退之記夢詩數
里間潺湲永叔醉翁亭記

鳴鵲行

簷間群鵲鳴相呼法當有客或遠書吾今何處得書
尺而况賓客來軒車平生眼中抹泥塗汎愛了不分
賢愚卒為所膏罪滿軀放逐南越烹蟾蜍百口寄食
西南隅三年莫知安穩無家書已自不可必更望故

雙鯉魚故人頃來絕能跡况復萬嶺千江湖雞肋
曾足安拳餘至今畏客如於菟豈准避諂謝還往此
日誰肯窺吾廬杜門却掃也不惡何但忘客兼忘吾
喧：鳴鵲汝過笑曷不往噪權門未

採藥行贈梅蟠

順途行歌醉者誰先生採藥山中歸昨日携籃入山
去今日出山香滿路先生年來飯黃精俗眼但白髮
但青得失乘除適相補勿取讒人界豺虎

鍾潭行

君不見惠州城之西永福古寺鍾岬竒夜輒亡去黎

明歸萍沙摹糊水淋漓山僧初驚久怙嬉一夕徑去
不返棲父老嗟惜僧垂洩明年夏旱江水低此鍾居
然水中坻奔走往視空城牌挽以巨纜牛百蹠牛喘
纜絕鍾不移度不可得乃去之江花開落水東馳到
今過者猶俯窺刻舟記劍真自癡不應此物猶沙泥

秋水行

僕夫取水古龍塘水中木佛三肘長隨波佞仰如巖
糠並流祕之置道傍衲衣着僧僧伽裝里人觀者如
堵堵相與築室臨滄浪浪荷蓋墜壁辛夷梁三日屋成
小而香野草江花薦芬芳爐烟晝清一作青夜燈光乃

知實相無立鄉人人性中普照王

採藤曲效王建體

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
計此方一作無窮時去年採藤：已乏今年採藤：
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
况有年越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
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為此謀者誰

冬雷行

百蟲蟄處安如家阿香夜起推雷車一時技癢不忍
後撼動尺蠖掀龍蛇龍蛇尺蠖踞已久亦欲奮迅舒

頑麻夢中一震忽驚躍發破墻戶排泥沙泥沙已出
雷遽止錯愕欲去難藏遮蟲蛇狼狽莫知數間有伏
龍吁可嗟

贈譚微之

去年絃歌程水濱甑中生塵范史雲今年講學鶴城
裏關西孔子揚伯起昔人論事觀心期時人論士看
目皮只知黃鶯矜嘴爪不識鷓鴣避生草

游使君諸子歌

大游落：如長松說易妙合韋編翁肯中蘊藉入眉
宇筆下言語驅頭風少游灌：如春柳十八書生過

素手已將文舉呼
大兒更與長源為小友
是家諸郎都笑人
傳聞一：連城珠未識
龍川五袴守端似
當年萬石昌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陳伯修李文
輔梁昭德

歸心如躍馬奮迅不可駐
別情如故猿已去猶返顧
三年孺子社數借柱史書
好在五噫孫善保千金軀
舊來談天口老去盡地力
萬里不相忘寄聲問眠食

唐先生文集卷第一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

近體詩

南遷

去、寬鄉託此蹤
鬧中無地損衰翁
未誅綺語猶輕
典更賜羅浮有底功
蝦菜賤時皆丙穴
茅柴美處即
郢筒著鞭要及春
前到趁賦梅花庾嶺東

渡沔

鶴歸遼海悲人世
猿入巴山叫月明
惟有沙蟲今好在
往來休並水邊行

武陵道中

朝持漢使節暮作楚囚奔路入離騷國江通歎乃村垣墻知地濕草木驗冬溫寂寞堯源路行人祇斷魂

長沙道中

古：今：路朝：暮：行橘林香處飯杉木翠邊程山帶湘靈慘川含楚些清江湖無限句遷客要才情

鴨步

伏波江面瑩如磨忽爾崩騰作沸渦橫笛未終平似板此中端有萬蛟鼉

次泊頭

何處不堪老浮山傾蓋親潮日無惡歲酒國有長春

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近前端有得丞相未宜喚

到羅浮始識秧馬

擬向明時受一屨着鞭嘗恐老人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

初到惠州

盧橘楊梅乃爾甜肯容遷謫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辨謗若為家一喙著書不直字三緜老師補處吾何敢政為宗風不敢謙

謝人送酒

世情不到海邊村載酒來時餉子雲便使醉中藏潦

倒已將度外置紛紛細思擾：膠：事政坐奇：怪
怪文喚取鄰翁傳杓飲漸將安習故將軍

水東感懷

往事孤峯在流年細草頻但知其室邇誰識所存神
碑壞詩無敵堂空得有隣吾今稍姦黯終日酒邊身

登栖禪山

海兩山烟撥不開眼前遮定一作盡望鄉臺如何借得

維摩手斷取西南故國來

收景初書并示藥物

乾坤心腹友江海鬢毛班藥補他鄉闕書開故一作去

國顏何時乘下澤此日仰高山會是歸耕耦由來有
賜環

九日懷舍弟

重陽陶令節單闕賈生年秋色蒼梧外衰顏紫菊前
登高知地盡引滿覺天旋去歲京城兩茱萸對惠連

收家書

西州消息到南州骨肉無他歲有秋驪子解吟青玉
紫木蘭堪戰黑山頭即時旅思春水折昨夜燈花黍
穗抽從此歸田應坐享故山已為理菟裘

瀘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

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

楚人季布以勇顯魯國朱家用俠聞馳馬彎弓臣好
武吹毛洗垢吏深文王孫此日誰漂母卿子前時號
冠軍滿引一杯齊物論白衣蒼狗聽浮雲吾在惠州
作酒二種
其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者名
齊物論後集主字遂去其一

除夕

患難思年改龍鍾惜歲徂閔河先隴遠天地小臣孤
吾道憑溫酒時情付擁鑪南荒足妖怪此日設桃符

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春

桃菜年、俗飛蓬處、身蓋願頻語及髣髴到東津

栖禪暮歸書所見二絕

兩在時、黑春歸處、青山回失小寺湖盡得孤亭

春著湖烟膩晴搖野水光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

白鷺

說與門前白鷺群也宜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
黨甲乙推求恐到君

六言二首

幾年持鉢天外晚歲結庵海隅頭白親逢孔墨眼生

初識楊盧

孔雀魚
楊盧橋

烟合家煨老酒風腥船過鹹魚丁米獨遺遷客峒天
不數僑居

有所歎二首

林中宴坐老沙門豈願臨年觸垢氛正恐先生不得
飽欲今後死與斯文近逃台鼎居東洛聞道衣冠滿

北軍須信此塗天一握人間謾說有孤雲

耕田佩印兩徒然憶相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
獄誰將官府到天仙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
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床頭當得酒如泉

舍弟書約今秋到此

此日方收信前時已具舟開頭今幾月軟脚定中秋
涼德為尤忝炎荒為爾憂從今西望眼應到見時休

跋道德經

聞智饒君三十里著書還我五千言只將得一觀天
下約法劉公已太繁

夜坐懷舍弟

無雲仍露坐有月更江皋沉陸傷吾道浮生憶爾曹
扁舟應夏口此夕教秋毫不見今三載當時已二毛

送外甥之廣州

由也久從我牢之真有甥時情為客老秋色進艇清

撥刺朝三味釣軒處二聲越臺休弔古旅鬼向來驚

九日獨酌

登高無老伴引滿自高歌歡意天邊少重陽野外多
黃花空歲月白首尚關河他日龍山與吾今在網羅
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始寒以詩記之

朝來恠底冷前此已重陽漸逼袴襦節稍聞灰火香
烟嵐向冬淨橘柚得霜黃嶺表雖多暑天時亦有常

十月復暄

誰會世間事即今冬後秋殘年仍御袂先日已重裘
地勢炎烟今天時北客愁此生橐籥內反復任吹咻

送客之五羊二首

不到番禺久繫雄良自如江山禹貢外城郭漢兵餘
圓折明珠浦旁行異域書五羊雖足樂雙鯉未宜踈
建國今陳跡遊人合賦詩廢臺樛女後遺井鮑姑時
客去通星漢僧來自月支憑君黃木口為致海祠碑

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溪入尉佗宮撐舟問復通梅花吳驛外萍實楚謠東
方策佗時執圓扉到日空天涯一杯酒取別意無窮

寄潮陽尉鄭太玉

又種羅浮一熟田江陽未得返耕廬書來似見眉間

印別後新增鬚上年下澤有車人誤笑上林無報雁
徒然越巫難卜聞之久為問行藏若箇邊

次鄭太玉見寄韻

度外歸期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蹲佗時名譽牛心
炙晚歲窮王鼻犢禪君有詩書并畫絕我無德爵但
年尊音塵不繼應相悉萬事而今付默存

缸居

憑誰舉此問瞿曇已築虛空作小庵維摩經虛空作
室無有是處
不但燕閑充泛宅亦堪來徃當浮駟江湖有理吾將
老魚鳥無心客自慙非復雲安憂斗水床頭垂手得

清甘

壬辰九月不雨至己年三月穡事去矣今夕輒
復霈然喜甚卧作此詩

老去生涯白木鏡脫逢艱食更何堪春深野色憂年
惡夜半簷聲覺雨甘睡外莫聽泥活想中已覩麥
舍明朝竹徑添幽事玉板堂頭作小參
笋有玉板
長老之號

舍弟既到有作

武陵倉卒記佗時我獨南翔于北飛觀過幾多歸後
事相看仍是別時衣匪躬老矣惟心在便腹依然但
髮稀尚有苦吟三十載與君同飽蜀山薇

收景初貶所書

信斷常懷信斷憂得書還有得書愁未應宿業都相
似恁為饒聲不肯休見說胃中養雲夢莫將皮裏貯
陽秋而翁有道知興廢不患無詞詣播州

次勾景山見寄韻

此生正坐不知天豈有狶苓解引年但覺轉喉都是
諦就令搖尾有誰憐腰金已付兒曹佩心印還當我
輩傳他日乘車來問道葦間相顧共延緣

夜聞蟬戶叩舡作長江礪欣然樂之殊覺有起
予之興因念涪上所作招漁父詞非是更作此

詩反之示舍弟端孺

當年無柰氣狂何醉檄涪翁棄短蓑晚落炎州磨
月欲從諸蠻丐烟波與君共作長江礪况我能為南
海歌身世即今良可見不應老子尚婆娑

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

山前臘雪想紛：風到南訛盡處村甕面不容存酒
子床頭幾欲釁桐孫園林呼舞知衰怯窓戶奔馳覺
眩昏咫尺潮陽五袴國可能分我一襦温

即事 三首

歸心急似瀧頭水華髮多於嶺上梅正是克朝猶落

此當時湘浦亦宜哉
還家久近書難寫破屋陰晴榻屢移吾道非耶未曠
野人生樂爾復何時
素頭行掃塵隨起窓眼纔封雨又稍更力窮空活白
餅莫將疲菜闕黃芽

遣興二首

僧寺借經便大字鄰牆喚酒及新筇三年於此得其
理一飽已還非所求
酒經自得非多學詩律傷嚴近寡恩田里歌呼無藉
在朝廷議論有司存

送舍弟幹事廣州

欲罷媿決策擬行愁索居人心旱魃後旅色颯風餘
擊柝秋江夜開瓶曉霧初佗鄉伏神理瀝膽真扶胥
春田謫居書事

四十緇成素清明綠勝紅形容千慮後門館一貧中
白日時、別青蕪處、同此生脣舌裏啼烏莫春風
大觀四年春吾與友人任景初舍弟瑞孺自蜀
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食吾三人相與戎服遊
九龍池飲酒賦詩樂甚是歲吾遷嶺表明年景
初亦謫江左忽、數歲皆未得歸去寒食無幾

念之凄然作詩寄任因命舍弟同賦

居今行古任定祖底事遷延亦未歸我坐力田傷地
脉君緣搜句漏天機故都回首三寒食新歲經心兩
濕衣學道一生凡幾化不因到此始知非

乙未正月丁丑與舍弟棹小舟窮西溪至愁絕
處度不可進乃歸溪側有兩榕甚奇清陰可庇
數十榻水泉老人嘗飲酒其下云

揚梅溪上柳初黃荆竹岡頭日正長獨木小舟輕似
紙一罇促席穗於床樹茂坡去無人識水出山來帶
藥香應有居民解秦語為言昭代好還鄉

有感示舍弟端孺外甥郭聖俞

一出澗閨五見梅慙忠幾欲伴黃能弟兄手足窮孤
竹母子肝腸泣老萊好語忽從天上落行人直向
海邊回此生報國無佗事力穡供輸莫待催

遊廣州悟性寺寺有趙王臺蓋尉佗時所築有
井甘甚號達磨井云

崎嶇走上方浩蕩取秋光臺上絀摻女江夫入夜郎
華夷憑檻遠興廢引杯長泉脉來何處中含定慧香

舜祠韶州

謳歌率土性之也號泣昊天孝矣乎何惜扁舟繫韶

石憶萬里叫蒼梧

臘嶺戲書

嶺多乳石
過者苦之

上世有鞭能走古今人無鐸可驅山一回憑膝一移
足老盡行人未老顏

長沙竹笋聞于天下大者可十斤重食之甚甘
而不冰脾昔渡湘欲作詩未暇也今復過之酌
以此篇

地入長沙莫歎卑竹萌徑尺舊相知九重終復金門
籍萬里先參玉版師契濶累年真負口徘徊彌月未
妨涓川風味那能對中有離騷九辨詞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

唐先生文集卷第三

近體詩

雜詩 二十首



屏跡舍人巷，灌園居士橋。
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
給笑明朝雨，鷄鳴闇夜潮。
未能全獨樂，鄰里去招邀。

二

已絕經年筆，仍闕盡日門。
身謀嗟萃羽，人事歎榕柢。
蔬食風掀市樓，居水破村嶺。
南霜日薄，何得鬢邊緊。

三

便歸良不惡，未去亦隨緣。
戶口知無瘴，謳歌覺有年。



藤牋得句後桂酒抱愁邊經術吾衰矣猶堪舉力田

四

不死良難學全生未可幾茶隨東客到藥附黃舡歸
恭倦收成敗書慵卷是非關心無雜慮寃夢入精微

五

兀坐且如此出門安所之手香柑熟後髮脫草枯時
精力看書覺情懷舉盞知定州無過鴈二子在天涯

六

飽食為茶地深耕覓酒村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飛梅
湖盡船頭轉山窮屐齒回田間良自苦清興亦悠哉

七

壯歲日千里晚途天一方花縵聊傲世白裕亦隨鄉
團扇侵時令方書遣盡長此間吾所樂便擬卜林塘

八

白日消諸妄青山對晏空著書訪惡客學圃問鄰翁
織其流肌滑仁頻入頰紅丹砂落吾手秋至任飄蓬

九

多事定何補寡言聊自溫蟹黃嗔上酒車白糲加殮
濯足樓船岸高歌抱朴村愧無魁可禦只益負君恩

十

開窄良難入闊寬足見容竹根收白疊謂竹木杪得

黃封謂柳酒問學無儒釋交游半士農行歌村落晚

日滿携筇

十一

為農沙子步附保水西鄉隱几江天遠開門佛土香
時情荒徑草莖色淡一作淨漁梁欲縱高秋日東偏短
作墻

十二

舊物杯中酒新詩海上翁百非無一是顯過豈微功
引水江分碧烹丹井為紅幽居亦多事度日不全空

十三

小市江分破連萍水卷翻到今佛跡在千古鶴峯尊
浮嶠來何處豐湖入數村登臨有何好秋至數消菟

十四

已分詩驅使寧辭酒過差南烹人釣蛤北信客占鵝
年事侵膚理憂端宿肺家嚮來功業到晚詠餘霞

十五

覆載宜然等寒暄乃爾殊雪曾前歲有地過此邦無
煮海鯨鯢動烹山虎豹呼南來何所得詩語帶冰腸

十六

夜語不覺久晨興良獨難加之得卯酒晚矣怡朝飧
筍蕨春生箸魚蝦海入盤南方集太飽茗椀直須寬

十七

海氣東南上野烟中酉間草連別洞雨轉入佗山
道路魚鹽去樵蕪竹木還西江并北客相對各蒼顏

十八

水過魚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
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瘴鄉人自樂耕釣各浮生

十九

浪跡蒼梧外放懷黃木東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

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為儒得愁思一笑賴兒童

二十

萬里非吾土三年失我常只愁鳶跼敢作鶴昂
白竹連閩越黃雲入夜郎何時返棲息誰為問姚娘

閑居二首

未許幽人曉夢長朝親注佛前香有詩為愛袁家
渴無病緣抄陸氏方身雜蠶中誰是我食除蠅外搃
隨鄉白沙翠竹門前路疑出西郊向草堂

細敲門細鷹老翁方曲畫眠肱魚陂舊種干頭
膾黍徑新窠十畝繒菜足尚堪分地主米餘翻欲供

鄰僧平生雅有乘桴興咫尺滄溟去未能

聞勾景山補蓋屋丞仍聞學道有得以詩調之
我萬里一笑

人言蓋屋似江湖莫對丞哉歎負余別後耳根無正
始向來紙尾得黃初可憐鬼谷縱橫口今讀神溪縹
白書臣朔許長錢許少何當天子念公車

遣興二首

南來不覺兩秋砧覽照驚呼雪滿簪平日不堪文館
冷暮年更賦五溪深自緣三已有愠色自笑一生能
苦心安得素絲隨里閩難走狗任浮沉

八千岐路愁何補四十光陰老亦宜此去只堪摩首
飲向來都是虎頭癡逢時有道其如命得意無言所
恨遲詩債即令渾倚闕新篇惟有莫相疑

甲午元旦

非賢幸脫龍蛇歲上聖應憐蟻虱臣憶與政和同度
嶺朝來已點四年春

春歸

東風定何物所至輒蒼然卜市花間合孤城柳外圓
禽聲犯寒食江色帶新年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

春日五言二首

啼禽通夢寐芳草過比鄰暖逼花期促愁牽酒量伸

二

去就慙雲鴈浮沉羨海鷗安心花片落豪氣酒枝柔

春日七言一首

更與何人共寂寥竹君時引到溪橋是家大似東郭
子能使人之意也消

尚有小桃凌婉女豈無大杓飲衰翁老來不復談
堅白醉去猶能愛淺紅

鄭太玉送于魚

使當權閣太常齋藥竈于傍手自環須信于魚藏妙

理生今母蟹愧凡才刀頭定向何時得劔背頻將好
意來老去少陵雖病肺尚堪持此薦寒醅

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着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
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佗別非吾意竹馬論交只
汝親前此半癡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

鄭二鎖試五羊久而不還問之廣人云已失解

從海道歸潮矣聞之惘然信以此詩

望君挹取衰然首為我迂回長者車璧玉已聞歸問
道芝音那復念進虛卑微官職緣親屈賤睭情懷賴

酒除政使登名似韓子十年曾不補遺餘退之復志賦哀白日

驟雨

黑雲驚小市白雨沸秋江聲入家、樹涼傳處、窓亂流鳴決、疊鼓聞龍、蘋末清風起斜陽觀陋邦

江漲

秋來雨似澆雨罷水知潮市政依高岸津喧救斷橋雲陰哭鳩婦池溢走魚苗天意良難測前時旱欲焦

代書寄鄭二

到後定何似此中難具陳倦憎秋氣濕老怯晚烟辛

沸議今方爾歸期覺愈伸須頰三絕手時復餉清新

八月十五夜月

應緣人望、故作出遲、幾歲一相見浮雲寧別時吟拚雞腦將玩覺兔迷離此夕登樓興非閑有所思夜久睡覺不復能寐凄然有感

無復更殘暑夜深清欲飢葉飛魂夢數露重語音知月色到秋苦更聲臨曉遲平生憎墨翟老去亦悲絲

立冬後作

嚼蔗入佳境冬長幽興長瘴鄉得好語昨夜有飛霜籬下重陽在醕中小至香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黃

瑞穠糴米龍川得粳糴數十斛以歸作詩調之
倒拔孤舟入瘴烟歸來百斛瀉豐年炊香未數神江
白米釀滑偏宜佛跡泉飽去定知頻夢與醉中何至
便妨禪憑君為比長安米看直公車牘幾千

東鄰二首

即今樂事屬墻東歲晚何曾酒盞空白蜜已輸仍鄰
近紅藤未動况年豐
肯聽寒梅緩二消笛聲夜、到溪橋怪生不似閑山
月新向城中得徵招

漫成

雲暗便窓破山寒賴屋低往還天外少早晏雨中迷
書冊開仍闔履聲東復西何嘗有所賦得句旋安題

聞鄭二對吏五羊

蕩友年來略散亡新收鄭子亦違、歲云暮矣無雙
鴈我所思兮在五羊獄吏事權先自貴書生蹤跡况
能狂風流人物今餘幾可忍群兒復謗傷

東麓

經旬不見小恙廬忽爾相逢喜欲呼自入秋來更韶
潤却從瘦裏帶數腴人間信有傷心碧坐上那無滿
眼活可是清揮解娛客能令腸斷到愚儒

西溪

西溪霜後更沉涵，溪上愁人雪半簪。市散爭歸橋納納，
納櫓搖不進水潭潭。利傾小海魚鹽集，味入侬村酒茗甘。
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下有江南。

野望

賴有澄江在，專供倚杖清。水栽偏岸直，雲截亂山平。
鞞鼓知農隙，鷄豚覺歲成。却緣搖落後，木杪得孤城。

獨遊

是日遊于獨迺情，知者誰。時光新舊歲，節物淺深枝。
鷓鴣攬春祠，鳶窺野燒癡。田園有妙理，吾悔得之遲。

醉眠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
世味門常掩，時光輩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
故游茂先大夫元祐初為唐安守，豪逸喜賓客，能劇飲譚笑，蓋陳孟公之流。今唐安絃索之盛，甲於兩蜀。自游使君始，後累遭至秦鳳憲，以卒既二十餘年，而其子振旅遊嶠南，相過於惠州，作此詩贈之。

唐安千指錄琵琶故事，猶聞蜀叟誇樽酒，何人陪北海。練裙今日見西華，子歸未得頻芳草，我老無成學

種瓜萬里相逢俱白首班荆長語夕陽斜

閨雨

老楚能令畏壘豐此身翻累越人窮至今無奈曾孫稼幾度虛占少女風茲事會須星有好他時曾厭雨其濛山中賴有菜糠足不向諸侯託寓公

贈博士承議

南歸遷客氣平和磊落胸中所得多白日過從唯陸誥清霄夢想遠維摩徘徊未忍指鷄肋寂寞猶能顧雀羅好與鄉人敦薄俗莫因哺啜負岷峨

次張天覺見贈韻

別公歸去養天和見說清朝士已多裾捨登門何處曳項緣受記昔曾摩幾時傳說重調鼎去歲成湯已解羅會引鑑湖兩故事要從英主乞三峨

重陽後一日從無盡泛舟游處士臺故詩人秦

龜從所居

皂河經雨少微沙船帖臺根日未斜三徑就荒悲白士一樽相屬對黃花已將遠眺收平楚更遣清言到永嘉要見仙翁頭似漆請看醉落烏紗

和韻

無盡

東河水落露堤沙舟過湖心藻荇斜野迳小橋穿竹

巷烟村疎柳間蘆花新秔炊熟胭脂白活鯽珍于丙
穴嘉歆散肩輿乘皓月燭籠何用兩行紗

江陵逢故人宋德粹自播守罷歸南陽以詩見
貽依韻和酌

昔別方初節相逢各素秋君歸卧龍國我脫墮鳶州
霜鬢含多事塵容帶倦遊行藏端可見歲晚莫登樓
走城西別處厚居正二宗兄會居正出獨與處
厚笑語終日頗有卜鄰之興因屬買田江陵作
此詩

舊交零落半存亡晚歲荊州得兩唐臨別眼中無小

謝再來天外有佗揚預行後日誅茅地要近先生避
世墻會與幽人數晨夕可能結客少年場

和觀文相公立春日示詩

閑把流年指上輪朝來七十五迴春一盃願薦喬松
壽四海方依社稷臣血氣未嫌辛菜冷顏容猶稱彩
幡新詩小字傳觀處滿座驚吁覺有神

生還至宜都逢李六

更把餘年着酒澆莫談前事廢灯挑地緣有語封還
上印為無功鑄復銷賴是詩書能卻瘴到今魂夢亦
聞潮頭西歸去君休怪尾跋無多不柰焦

舟中

去楚及梅落過夔逢麥秋既非就國者判作買胡留
心力盤灘盡年光拋渡休移書故山友慎勿厭鋤耰

北歌

雙鬢莖、白孤舟寸、移北歌方守荆南畝定何時
無處謀春酌佗村博晚炊頻年臥江海寧卹一灘遲

何執中挽詞

白壁就黃壤忘情良獨難觀生六十化比沒九遷官
筆下無時俗胃中有歲寒雅懷嗟不遂欲掛死前冠

王元隱挽詩

雙鬢緇經老千金食客貧由來戶外屨不救甑中塵
惜此凌雲手終於入暮宿何人禪家學崔篆得崔駟

悼楊隱之承事

忍能揮淚讀豐碑平昔修為我自知一日不齊無此
理五行並下記佗時肯教靈運先成佛未信王家敢
譽兒耆舊即今零落盡鶴歸空歎冢纍、

題覽勝閣後破佛

塵侵面相黃金暗兩入眉毫白玉休此日爭看大垂
手遊人誰復小低頭

將赴闕有感示聃

老畏高門地慵便下澤車終然嬰世網難作愛吾廬
白首趨行在青袍奉起居平生誇好手到此不如疏
次韻強幼安冬日旅舍

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氣舉盃頻
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

次韻強幼安留別

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鵬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
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累累冢
卧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唐先生文集卷第三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四

論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
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
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
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
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
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
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



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之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遠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

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令郡縣之權不過鞭朴耳過此以往則相傾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于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

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
出長入治之利亦無跋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
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
信有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
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効也
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
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
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爭說人主以
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摩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
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

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思怨以之其無心者
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畧文法而一切任
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絕墨之內是猶以李
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
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
文采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
更三代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
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
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後其宗廟社稷蓋又二
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
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謂非有
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難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
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而返其
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慕之極至于咨嗟流涕其得
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
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
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

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
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
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
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
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
常見而孰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
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向
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
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
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

閭閻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
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
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則又如此使數人
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
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日時不同也
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
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
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

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
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
周末不得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
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造而不同
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
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彼何哉說者以為孔
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
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
言豈一端而已夫當有所合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
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

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為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不可筮人布筮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之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東征之

議書稱十夫于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翼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莫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講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嘗歸之善惡矣然其効可睹也其

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
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
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知則遷就
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
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待其熟於是天
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居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
而果吉乎妬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凶
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知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
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者大槩得
禍幸而免者亦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

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亦
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効則民益
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
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
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効亦可睹矣吾
意以為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
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
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禍或為
善而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
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

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
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
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
然也

辨蜀論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阻遏無
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術乎是時王
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
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
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

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
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
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商王審知
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
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
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峭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
矣而議者又謂蜀有沃野之饒鹽鉄之富是又不然
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為
強唯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鉄傲益通
天下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

縱山東藩鎮十倍於劉闢甘陵之圍難拔於均順江
津之謀易敗於達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傾推
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閉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
施於蜀則吾不知也

正文論

庾公之所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
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鄙况之說
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肱
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
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

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
為如何而父又劫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
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
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
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
之區區者而鬻方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
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
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
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剛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
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干禁

之徒得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殺然自謂忠于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主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讒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弋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

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遠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夫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

其所以為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

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然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利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揚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

著人心未厭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
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淵聖御名温劉裕是已嗟乎秦
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
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
不戒哉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
膏壤二千里則其俗濶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最為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
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

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
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
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
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連時變識事情警敏有
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久而任重
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而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
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
言亦不過趣一切釋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社稷
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單狹故無大功多以為
上世悲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

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
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
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
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
濶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
不擾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
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
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此非
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
有佗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議賞論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
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
上意所向天下靡然而從唯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
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
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
涉河之後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惧惡此駭民亂俗
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
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
皆不可觀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

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
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
人卽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之覲刑之弊至於亡秦
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覲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
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
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惲一
言及之孟子恐俱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
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
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
言至告辭臣則曰用罪罰歿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

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
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
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
齊適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
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狗利烈
士狗名不察其所狗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
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
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
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

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
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
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
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
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
臣唯此為近古哉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四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五

記

遊越王臺記

政和元年春吾南遷惠州道出番禺明日與客遊越王臺據北山其高數百尋南臨小海而潢溪橫浦群柯之水輻輳於其下左右瞻顧則越中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蓋可彷彿於溟濛香靄之間吾遊天下多矣登臨之勝未有先於此者此其所以歸然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言此臺興於漢初廢於元鼎之時以吾觀之不然昔樛里子之葬渭

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樛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樛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時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時之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樛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

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言也噫物之廢興妙矣吾何足以知之然於廢興之理則吾嘗論之孰矣豈偶然哉至如士之所以成敗得喪彼亦有自來矣豈云云者所能權之哉正月初五日記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執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歎可以決石而况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

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全慧則流通以深全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于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者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

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鳴叱咤飛泉為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于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一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順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于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開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之於人乎

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游湯泉記

過水北千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

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于宇旁牛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息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々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咏而徘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為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

佛迹記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澗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岩石之上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稍傳於人而或者以為佛迹噫此真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韓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人為長生不死之計厚啗方士唯其所欲為李廣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為樂通侯汲黯晚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邱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尚主夫利之所在姦偽從

之故當世所謂畫法寶鼎仙人迹之屬大抵皆詐令此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茅白葦之中以故不為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此其所以為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偽焉不求而獲者乃真爾謂之佛迹雖若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為帝武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理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既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以警悟而調伏之此理亦無足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迹其拇至數寸而栖禪寺亦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歟不然

何其多且數也

寄傲齋記

吾謫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笑曰此非取陶淵明之語乎子居京師時何嘗念淵明能念淵明當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後區區擬寄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曰此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闕中時嘗論晉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便有歸歎之興求田問舍親友皆恠之自是以來俛仰十年雖未即去然田園之樂未嘗一日不繫于心而

歸去來辭未嘗一日不諷于口頃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以故不果嗟乎吾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云誰復信者信與不信此復何有顧惟鬼神知吾此心爾雖然吾今適四十爾夫死吾於此乎復何言哉誤不吾死得脫謫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年之身窮淵明之樂園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閑之扉林吾名之以欣之林谷吾名之以涓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寄傲之語名

一室而已。然惟詩不近淵明，雖近亦不敢作。獨得其讀書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故之素榆猶足以補東隅之失也。傳不云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豈欺我哉。年月日記。

閩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鬪茶于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賚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

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園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歲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園，鈐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

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民爾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方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噪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

蒙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趨捷自矜短衣踴躍披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蝟毛象龐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於地躁踐之衆潰走散象亦緩引去少焉吏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脅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筯歎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草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躐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為萬人排難而以身死之此吾所以歎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機穿未有直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臥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

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歎也然向使百數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既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己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脅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歎也作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為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為伯陽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晉

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范武子於上中則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為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檳枇杷檮柿亭祭厚朴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者舊有不遍睹而况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城南李氏之山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為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道

遙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蓋嘗以比伯陽甫范武子之事而為之歎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於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有失而審所取云

水東廟記

廟中神像二其一介冑按劍而坐者曰興祚王其一烏巾紫欄端笏而坐者曰秦民王觀興祚之名疑南漢時所封而不敢遂以為然者蓋無所考也吾始至惠州屏居於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夜有燈煜然里人曰此水東靈廟也吾聞之悚然禱

焉自是感於精神發于夢寐者非一以其事近怪故不欲悉書而要之靈應卓然有不可不信者然吾嘗聞之易矣凡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禍福與人之好惡大抵相似吾今以無狀不肖獲罪于世至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而竄伏於五嶺之南羅浮之東披黃茅而居者五年而後歸則其見惡于人也可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吾之心亦復自惡而神獨眷之如此意者鬼神之中亦有異好者乎抑亦捨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厄而忘其罪戾亦如吾君所以寬而不誅已棄而復收之意乎不然何其與

易相反神之威德始於神江被於瀕流數百里之間
故神江鐵步水東皆有廟而水東廟為特盛然皆不
在祀典故或者以為疑夫以祀典而論鬼神猶以閱
閱而論人物也便謂之盡可乎此亦無足疑者政和
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某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君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
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意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
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
蓋六經者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

經術茲宜細故而易言我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
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
之誤猶不足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
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
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
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
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意不審陷禍幾死
今幸聞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記二本
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十為年月日記

書大鑿碑陰記

曹溪大鑿禪師碑元和中柳州文紹聖中蘇定武書前長老辨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今長老和公更書而刻之唐子曰文鑿之道不以文而重輕柳州之文不以字而隱顯辨公以大鑿之道柳州之文武定之書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喜書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其意以為更相發明而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於字者見字而不見文志於文者見文而不見道安在其為更相發明終去其一而二者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今予復以柳州之

文配大鑿之道雖無前日字畫之累亦安能免於所謂和合者哉雖然是間蓋有理焉文寄於字是字而非文道寓於文是文而非道三法雖和合體相各差別眼色合為見色雖去而視存耳聲合為聞聲雖亡而聽自若也既不能相為用矣又烏能相為累哉和喜曰然請書于言吾刻之碑陰

魯國先生文集卷五

唐先生文集卷第六

傳

資政韓公家傳

韓公諱粹彥字師質相州安陽人魏忠獻王之子故丞相儀公之弟也春秋之世韓獻子有大功於趙故宋有天下而韓氏為特盛忠獻有勲勞於天下先朝著今世選韓氏子孫一人官相州故公弱冠以選監相州酒稅秩滿復監相州倉稍遷國子監光祿寺主簿衛尉寺丞提舉京東常平等事尚書司勳員外郎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主上即



位儀公拜左僕射公避親改少府少監遷吏部員外
郎丐外補得陳州儀公罷相公亦罷郡主管嵩山崇
禮宮五年許自便主管西京留司御史臺駕幸德禪
院有感詔韓氏子孫在吏議者悉除之未幾主管南
京鴻慶宮丁母憂服除拜光祿少卿工享原廟攝太
常卿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人使使還賜出身拜秘書
監二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俄擢定州路安撫
馬步軍都總管知定武軍府還朝拜工部侍郎主管
右選求外補拜龍圖閣學士復知定州年五十四薨
於中山公名重北方而聞於契丹故聘使往還公未

嘗不在其間而北道謀帥公未嘗不為選首其使契
丹也王師方西征虜意不自安公既入境皆交口問
西事公對以使事有指不敢及其佗公既慎重其事
不敢縱言而虜亦順適其意不敢復問而雲中館送
檄箱事例客省使不冒拜受香藥酒胥反復論難卒
正其禮得其所守而還公始授館虜主戒館中勿生
事公射于館中虜主乘小車與其孫觀焉因解驂以
侑射且命画工貌之以歸其為遠人所慕如此公為
侍郎者再而吏部之政為最勤其殿大邦者三而定
武之政為最逸蓋吏部分四選而侍郎右選至為雜

元公承積弊之後釐正簿書遺決滯務增損廢置五萬四千一百餘事髮為幾白然後怨詈謗譴化為驩謠上聞而嘉之公進秩一等官吏賞有差所謂最勤者如此中山魏王儀公舊治也遺民故老猶有存者聞公作世濟堂固已感悅而公之撫治軍民悉遵先世規摹故雍容談笑無佗施為而軍府肅然所謂最逸者如此余嘗讀公奏議以考其為心大抵以愛民為本始公知陳州作護城堤自是無復水患人至今便之然至定武時議者欲決滹池河水注塘深中而界保州永寧之間作限水隄則公極論其不可始公

在定武時詔訪以備邊之計公畫四策以儲蓄為先務然河朔均糶則公復有所不從所謂以愛民為本者如此余讀公奏議十卷至論致仕官復起免追所得恩典以勵風節喟然歎曰大哉言乎有忠獻之風矣姑公兒類其父世人以為忠獻復出而號小魏公神宗哲宗亦以是深器之然終不至大用故余所書止於如此世以忠獻比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今考史記世家周公之子伯禽太公之子呂伋皆齷齪庸人無事可書而召公之後九世無聞至燕惠侯然後稍見於史則余今所書如此公可謂不忝其世矣

贊曰公子保之謂余言先公在定武時有說先公取幽燕者先公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殫丸土邪北方無事百有餘年兩朝之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養育其子孫始之者寇準而成之者公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所謂仁者果誰歟非公孰能當之

陸諤傳

陸諤魏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諤方辟青州為從事壺商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

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魏城陸諤者舉世莫能測其為人以為剛又無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為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曰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諤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覆族呂須讒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譖戲婦女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効也河間獻王修德為仁義天下不悅王懼曰命諤作樂而河間幸無佗

此活國之効也曹參為相國賓客以百數參悉謝去
獨召請問計連日夜雨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
一之歌此安天下之効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
今請既賢聖而又工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
昏聚會請未嘗不在其間功効不為後人而位青州
從事簿空置臣等亡益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請
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請光祿勳項之封醴泉侯食千
戶請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請
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請輒并召二人請卒謚懿侯子
淳嗣至曹孫離不肖以罪廢國除請既沒二人亦斥

疎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辯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為
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請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
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贊

羅浮二賢贊

并序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
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為鄧岳所留居
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唯食細
石數百澹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

作道開贊然宏嘗為

泮聖御名

温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

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于世遂作貳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岳細兒慶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岳游如狎鷗鳥

右贊稚川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餽餅餌北平飲料出于無心

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厲其齒

右贊道開

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

大觀四年冬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為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

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明皇奔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吊祭以舊

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瓠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雛若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滅絕敗壞張洎其婿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又叛太子起兵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哀而唐祚之哀自祿山始明皇嘗歎公沒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吊其墓識其子孫以永其遺風餘烈時方遷斥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晉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踈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噫先事則未信已事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嗟咨也

銘

益橋銘

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何哉以為

自利耶則非所以為德之裕以為利物耶則非所以
安困之時數以問易師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謫居
鶩城以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款識欣
然而笑曰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無濟而有
所謂獨善者彼非得已也顧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
之時而適有毫髮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
餘苟可以致力彼未有棄而不為者都無可為矣猶
思所以為利於後代而況於當世乎吾將得之矣因
名之曰益橋而為之銘曰
過晉而悲至燕而微一至之情已過則移肯悲不移

生死由是云何能然有本所致吾觀此橋日度萬履
積而計之巧曆莫數以窮苦時作利濟事乃知困中
有益之義

史南壽墓銘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於家其子卜葬地
得至孝鄉聽里山池之原卜葬日得十年十一月己
酉於是遣使來請銘銘曰

公之系 太原史 九齡名 南壽字

韋祖灝 尉臨邛 屬唐末 不復東

居吾鄉 為著姓 自克恭 丹稜令

曾祖理	祖正辭	父大同	世高貴
列甲第	名上田	產鉅萬	僮指千
公少時	習於富	捐金錢	如糞土
朝游誰	韓王孫	暮遇誰	左阿君
居擊鍾	出連騎	盛而衰	亦其理
時既異	事不同	客益落	家屢空
身困約	氣不衰	捧笑腹	伸談眉
里人于	喪所怙	尸在地	貧不舉
公聞之	時方食	棄匕箸	起太息
立解衣	易緡錢	稅其孤	衆翕然

調棺衾	具舍飯	賻畢集	尸乃歛
性嗜書	多所藏	尤喜醫	受禁方
公為方	殆天得	誚生 <small>淵聖御名</small>	起死號
欲為書	施無窮	草木就	以壽終
壽幾何	七十五	陰種德	莫知數
德既熟	穫者誰	娶王氏	生兩兒
長芳簡	吾故人	有氣節	能苦辛
次行簡	尤所畏	學已優	時未仕
女二人	孫女二	男耆卿	女幼稚
穴故鄉	為新墳	近先壠	利後昆

江鄉歸氏藏本

中有銘 文百句 句三言 信萬古

亡兄墓銘

先公奉議有子三人兄其長也少時受書為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豈易量哉已而病肝不得盡其力以學然天資孝友所立有絕人者正使力學其得亦不過如此元祐三年秋先公遊瀘南予兄弟持母喪於丹山兄夜半蹴予曰吾夢收尊書葬之得巫來二字何也尊得無佗乎吾心動矣汝侍几筵吾今趨瀘南省尊予未有以應兄奮曰吾決矣是夕累糧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搖數十里客舟

布岸皆相顧不動兄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囓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據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用二日半至瀘而先公果病甚見兄大驚詰其所以來兄具道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兄具大舟迎侍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嗚呼方是之時非兄孝足以通神誠足以知幾其禍可勝言哉元符二年冬第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叩語連兄臨叩并械之兄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而其詞確然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其堅忍如此兄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乃大服以為不

可及嗟乎吾少兄十有五年年二十五即去為吏四方五年十年乃一歸歸不過旬月復去此其中寧能無軼事乎然其大節可睹矣兄以崇寧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家而貧不即葬殯僧舍十有三年然後得歸骨于某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銘曰兄諱瞻改伯虎始字望之今長孺氏於唐望于魯五十二年卒歸土夫人范前物故葬有周制以范祔男子二纓一女男業儒釋女猶處墓用銘家有譜後世參之考其素

船娘銘

船娘吾幼女也政和五年吾發惠州次番禺艤舟滄浪亭而女於是乎生明年至江陵寓居於沙頭而女於是乎死是夕瘞于鶴鳴寺之南其生也以十月初三日其死而瘞之也以五月二十六日凡居人世二百三十有三日其將瘞也其母黎氏持而哭之曰兒玉也捨我安之乎吾即其語而為銘曰
空々如谷何以得此玉終非作福未幾而毀于櫓

黎氏權厝銘

侍女黎氏揚越人八年隨吾遵海濱丁酉北歸至江津一疾即死不及仲月寔丙午日壬寅葬之未可獲

莫因權厝于此有子存何以識之考斯文

唐先生文集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先生文集卷第七

三國雜事序

工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
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
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
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
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
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廢
貶予奪尚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為蜀猶為五代稱
李璟為吳稱劉崇為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東漢世



家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可更為之文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三國雜事篇上

諸葛丞相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下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為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

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為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有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一飯之德睡毗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置為輔翼今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於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主以購魏

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初郭進為山西巡檢民訴進略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邪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後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傳物以彰殊勲苟或稱曹公興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或以憂死論者曰或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

運移

管仲相

淵聖御名

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

爾而

淵聖御名

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許

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之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淵聖御名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始終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邪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為一龍歆為首

原為腹寧為尾畧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孔操雖姦雄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

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嚴州

人問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爾所知也即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于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荅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游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耳疇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誅賞行以勸懲而盡哀于逆臣之家為政之道躋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參舊館義無虛涕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於項氏曹公遵謬于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于市而哭之况劉項受命懷王約為下車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難道乖好絕至于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盖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
襲位于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此
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為過古者人君
雖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
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不亦
可乎故曰不為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逾年不稱君
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
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春秋之時
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既名之為十一

年矣不可復名為

淵聖御名

公元年自紀年以來有一歲

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為
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為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
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
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
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
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為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
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唯王翦項藉二

人而多多益辨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
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
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
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
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
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
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
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
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
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

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
固宜

曹公征下邳禽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
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終不可
留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
知其必去厚加賞賜羽悉封還拜書告辭歸
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為其主
勿追也

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為賢矣然戰國之

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辱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効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贐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權為吳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于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為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眾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為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閔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征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眾也哉既而魏責任于權不能堪卒叛之為

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群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國封爵則未之聞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為正權曰當以天文為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此其證也

權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佗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

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闕天微紫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闕江東無佗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

先王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於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懽非仁者之兵也先王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為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况於兵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昭尚書令陳群

太史令許芝謂者僕射諸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

魏之群臣可謂不學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為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佗日遁去於漢不為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各分一正遂不可易佗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今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蜀蓋將為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

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為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於九江置南北郊是時荊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之所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為大盜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日時周不

即禁卒舉天下而興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眾以攻秦川先王稱善

高祖既破陳掃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徙山南有之遠乃立于常為代王以代郡鴈門屬焉地

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荆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

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桀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識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怨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漢春秋曰孫皓聞羊陸交和以詰於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

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御也竊謂不然兵同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唯知詐力一有為德則是非為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為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之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弘境外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唐先生文集卷第七

唐先生文集卷第八

三國雜事篇下

操征柳城傳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扶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淵聖御名晉文而齊淵聖御名晉

文未嘗迂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

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正

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

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

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群起而

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動王如淵聖御名文耶雖不襲



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正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二郡響應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集其所憂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傭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

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十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鄙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為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玄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當思可以釋此者玄曰赦有小大或天下或十里或五百里隨意所及乃赦官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辜

當誅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典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謹典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玄有司也而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荊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八于中原

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閔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為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又備據荊州亦不能辨此信天命有在也

孫權尊稱議者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遂絕之孔明以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

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心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佃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禽佃因論佃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卧不屈權與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佃欲以武陵自投歸蜀濬為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

於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
吾聞樂毅去燕適趙、欲與之代燕毅泣曰昔之事
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敢在佗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徒隸况其國乎使樂毅惡人也則可樂毅少知
事君則濟不得為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
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為二十四篇號諸葛氏

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揚晉武帝踐
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讎恨

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
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太公
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
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開
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
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為大
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耶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
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

中原人物推陳長六為第一今長文亦為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三淵聖御名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

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為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不如稊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圍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若鳳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字彗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為魏

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况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蘇則為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臯音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群臣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
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
施春秋著以為譏孥戮之家國刑所肅若在哀
矜理無偏宥歆若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
受嘉賜獨為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卓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
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
也何名為偏宥哉使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
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

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若此之類猶未周
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宮
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
記為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
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
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
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筮發者亦不純
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
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証證據有絕

人者改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
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
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
孔明之時未也按後王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
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為正遂
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為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為正
周得天統以建子為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
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后之時

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
已以為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
時始用建子為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
者以為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
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
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
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
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為正
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為正者取
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

建丑為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
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
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借玆建安二
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
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
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

而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
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總五十許霍峻年四十
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謀周至七十餘而終天
不祚漢明矣

唐先生文集卷第八

唐先生文集卷第九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
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祇受訖始以為夢既而果然
俯伏拜恩喑鳴流涕中謝伏念臣上逢堯舜跡雖涉
於仕途性嗜老莊口不談於世事自知無用非敢有
求適遭學校之興累冒師儒之選傳經天性已負愧
於面顏奉使日圍固難逃於指目果緣僥倖卒至顛
隳命察如絲罪幾擢髮奮空拳於嶺表不保朝昏託



衆口於江陽莫知存沒夷居萬里湮瘴六年賴稟賦
之冥頑得保全於視息雖簡編度日益堅國尔之心
而兄弟灌園已作家焉之計豈期仕伍復齒朝紳此
盖伏遇皇帝陛下如日正中惟天為大曰生曰殺得
馭臣之方作福作威有惟辟之道建元良於震邸均
介福於坤輿舊德宿愆悉皆蕩滌前侯故將咸被甄
收而臣憂患摧傷志意衰落雖受再生之賜終無一
割之功唯作頌聲以歌聖治臣無任

上張觀文手書四幅

某頓首再拜某違遠教誨忽：累月暑中未審鈞侯

動止何以某六月初五日到瀘南僦居安夷門外無
屋以歸無田園以耕以植雖不及陶淵明歸柴桑時
然老弱具在無所損失勝杜子美歸鄭州矣以此自
遣不敢上煩屋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依之至謹
奉啟居不備

某惶恐再拜某既至瀘南瀘南邊人知某爲門下客
也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某且言相公年
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無一莖白者今
雖超然獨與道遊而願力深重不忘利侘之心父老
聞此悉以手加額至於感槩流涕寄謝相公爲宗社

百姓厚自調衛

某惶恐再拜某昨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歸二子皆通經諸女亦復長大見父遠來相對懽然貧中亦自有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者至數十載須業成乃去某自學道未有證處而遠去師席不得朝夕請業請益以此胃中忽不樂今冬了却木蘭一事便當復走門下卒業矣恭侍非遠此不縷

某惶恐再拜某昨舟中無佗所為顧惟有讀書又無佗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反復讀之見公仲一事適有得於心以為茲事粗若有益因謾錄去趙烈侯欲

賜歌者田二萬畝國相公仲患之未有以制也昔吳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亦嘗進人於君乎公仲曰未也昔吳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烈侯以選任又明日徐越侍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謂公仲曰歌者之田可止某愛其不犯脚手而功效捷疾如此謾以為獻伏惟聰明幸察

荅合守程元老手書

某頓首李元應到瀘出示所賜書伏承暑中動止萬福眷聚無佗良慰某處田野間亦復自適不足垂念

但瀘南前日小旱二麥已不償種今又甚雨復憂麻
豆笑仕進如此退耕又如此豈但人力耶婦雅病肺
比老益甚五月中垂死復活今幸無事然以此都不
成家計閒居既無過從而衰晚亦不耐煩逃虛既久
已自成趣聞人足音乃更不喜九月間送女到母棧
因放脚一到裁眉瓦屋霧中青城諸山至春未可歸
向示漆器今納一十引去字號聞此寬相憶為那復
好音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伏幸檢收合陽遇客
絕少公帑有餘日生事想見不多多亦不勞餘刀政
當薰衣理鬢努力行樂自厚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張觀文所業序

某惶恐預首某欲焚棄筆研之日久矣而時時技癢
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日暫止明日復作如
間日瘡不斷根本昨既至惠州便用趙廣漢法為齋
齋每一篇成輒投之齋中不可復取此其還也始破
齋出之得歌詩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必歸
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寫但寫古律詩百篇
雜文二十篇以獻辭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致
其所愛習而已隱几一閱即投之火中幸甚干冒鈞
重悚愧無量門生某位序

書始蘇張自強教授所編寅甲錄

吾平生取名以此其擬謗亦以此頃謫惠州過扶胥
此書失手墜海中舟人皆失色予懷自幸名與謗都
息矣不為今日復稍見於士大夫間讀之惘然似佗
人文思之茫然如隔世事而姑蘇張自強復持此六
卷示予是名與謗特未已也然自強嗜吾文必知我
者也必愛我者也想能為我深藏而慎出之庶幾可
以免夫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眉山唐子西書

祠三使者說

瀕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云世莫知其為何神其原出

於雅安漢嘉盛於戎瀘被於巴峽之間民不敢斥以
三指相示輒恐懼變色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
器食其所持蓋狹矣而靈應捷疾有不可掄者吾聞
昔沅湘間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
山鬼神等為歌舞以樂之而詞不雅馴屈平為作九
歌聲施後世今神不可視其佗獨不得比山鬼乎而
客非其人無文辭以發之嗟哉

香林疏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
子孫在處正眼周於法界真身英於寺中

隻履具存莫記星霜之變精廬漫喫率皆風雨之餘
文演道人愍此就荒勇於必葺欲使當來末學識前
人魚鼓之音豈惟過去祖師存後世箕裘之業冀集
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十方共成此段

書三謝詩後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
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
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
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于西
書

生日設醮文

切以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乎多財富者期於
不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保其久長人既無厭
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三清惟
乞無灾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歷歲不寧齒髮變於
歎危精神耗於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庶幾天高
而聽卑所謂物窮則反本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
食康寧便為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
微宜必從於所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生日青詞

上界高。非人間世衆生擾。如海中沙。以如此之
至微求自通於至遠。亡何得達。唯有至誠。臣稟生雖
愚奉道有素。謹因生日時。啟醮筵。雖濁世濶。敢豈降
臨之。敢望而至心齊潔。庶慈憫以來。歆止於禳災。非
敢求福。臣無任

焚黃祭文

嗣子承議郎某。敢昭告于皇考承事先生。皇妣孺人。
五十二娘之靈。通籍于朝。逮今十年。遇大禮者。數矣。
而負罪流落。久隔贈典。乃者蒙恩。復齒朝著。始贈皇

考承事皇妣孺人。蓋自孤苦。垂三十年。然後能取一
命。以追榮父母。而少伸人子之心。其不孝不敏之罪。
無所逃矣。雖善文其過者。莫能為之辭也。區區之心。
考妾其鑒之尚饗。

祭家氏文

敢昭告于前母家氏孺人之靈。國家恩德厚矣。士人
列于朝者。非獨榮其父母。又并其前母而封之上。以
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皆聖世之彌文。
前代之闕典也。然非平日為善之報。亦何能致之哉。
尚饗。

代內難文

頃歲以來多難相繼今茲遇疾猶異常時雖生死之
有期冀神明之可禱雙親皓首殊未報于生成惟子
弱齡尚未離于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得畢此心
外無所望

唐先生文集卷第九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

墓誌銘 行狀附

淮陰賢婦墓誌銘

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蓋老矣貧無自資
 統為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饒
 饒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
 劍彷徨水濱婦私獨恠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而有
 饑色婦哀其困館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
 蔡曰異日必有重報毋是時天下兵動關東豪傑並
 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
兵過淮客伏劍楚君戲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
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
月始以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
十上月遂破齊蓋自北出至是歲餘而卷天下之半
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
楚天下大定漢客徙王楚都下邳蓋自會食五年裂
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下令求婦報千金天下不
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者有知識客韓信也婦卒葬
泗口南岬銘曰

項王喑鳴亞父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拘坐視信通
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信乎吁

徐夫人墓志銘

夫人徐氏其先京地人唐末避地遂家於眉州丹稜
自考以前蜀人憚遠仕進者尚少故曾祖某祖某考
某三世無貧祿者夫人幼穎悟年十二喪所恃已能
順適繼母無毫髮不滿意考為人叢重左右莫敢仰
視獨夫人侍側輒怡然為之解顏家人因以白事年
二十歸劉夫舅姑得之喜即委以家政方是時劉氏
累世好施生事蕭然夫人既專內事雖細務必親之

規畫處置悉有法度可守未幾劉氏復振舅姑既沒
父母春秋高嗣子早喪夫人奉養喪祭能盡其道姪
有少孤使其母嫁者夫人取置諸子間摩頂撫育無
有輕重厚薄至為昏媾能自立乃已課二子讀書甚
力既而二子以次取進士第元符三年長子汲為合
州司理叅軍奉夫人以行是歲六月二十四日卒年
五十二少子湜登科時夫人沒五年矣惜乎不及見
也汲今以宣德郎知鄆陵縣湜以通仕郎蜀行州晉
原尉女適楊某孫若干尚幼大觀四年十一月日葬
于某鄉之原其將葬也鄆陵以行狀請銘於余之交

鄆陵二十余年朋舊之情既不可違而夫人之善之
不可廢其事父母舅姑也如此其治家立門戶又如
此叔卹孤露而成之又如此教其子問學連年取科
名流聲號於時又如此是烏得不銘也哉銘曰
大兒來歸里門下車小兒來歸擁版以趨官學成矣
繫而母且而母不留可悲也夫

三 史子深墓志銘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為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
珣皆以文學知名於鄉年十七以貢舉不中遂退居
於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著若干

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
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
卷于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或曰是
知古矣其於時事未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
機務十卷芻蕘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殆非州茅
布衣之士所能言至於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
事者不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於行事未必能也
已而君起家尉通州遂能使人畏已遇事輒斷號為
強明至作磐石令則又專務寬厚和易撫字勸課如
古循吏所為蓋二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六

異名聲大著諸公交章薦之而君已卒縣人歿泣悲
思至今父老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
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
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為哉悲夫君學足以知
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
其志官止於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
於如此此吾黨之士所以嗟惋嘆息為之請銘以葬
而吾亦不得而辭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
入蜀遂家於眉曾祖祖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
士第歷達州通川尉資州磐石令年月日卒于官舍

先娶漢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紀曰考時女五人長
適某次適某孫男二人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
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子溪之書學者多有雖不銘之自足以久既足以久
而又銘之子溪之傳愈久不疑

史夫人墓志銘

夾江縣孫公諱某之夫人姓史氏眉州青神人故任
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故贈大理寺丞諱昭
吉之孫余外祖譚及之季女也余少時嘗至其家矣
公長不逾中人語音如鐘喜談前言往行臺臺可聽

蓋嘗約家事勿復相聞悉聽夫人夫人明敏解事而
諳人情其規模措置有絕人者孫氏歲入不貲用度
亦廣矣而夫人治之皆有法內外親戚姻婭之間冠
昏殯祭慶弔之事殆無虛日而夫人處之皆有体公
三娶男女九人而夫人待之皆如己出余嘗陰察之
未嘗見其有毫髮輕重厚薄也方是時長子昌齡年
四十餘吾從余遊幼子昌喬年十五六晝出從師受
書夜歸夫人日教之至夜分乃已女有適羅某者有
適王某者有適魏某而蚤卒者有適張某者有適宋
某者有未筭者有絕幼者是歲紹聖元年甲戌也今

二十五年笑公先卒既葬夫人又卒今葬笑昌齡亦
卒孫七人曾孫三人笑昌裔今名衍孫七人笑嚮之
未笄者今嫁承讓郎鮮于某有封號笑嚮之絕幼者
今為人某人妻有子笑人欲無老得乎夫人貌類先
妣孺人卒然遇之幾不能辨先妣既沒余以畫者失
肯恐無以示後因取夫人傳神臨之見者無不墮涕
其兄弟之間蓋如此然則銘其墓者非余而誰夫人
享年七十一其卒也以政和四年十一月五日其葬
也以八年十一月一日銘曰
豐泉之原封若斧柑而合之蓋從魯其錫銘之固其所

唐先生行狀代任蓬州

唐先生諱某字考通眉州丹稜縣人曾祖諱某祖諱
某考諱某俱不仕皇考之捐館也先生始六歲是時
鄉人未知宦學先生孤露自奮卒為名儒其學博而
不雜其制行和而不流輕財好施出於自然蓋自堯
舜三代以來理亂廢興典章人物莫不考論旁至諸
子百家天文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貫其博至
於如此然特深於經術著四經微音行於世而專用
春秋名家為講義三十卷辨三傳七卷大抵以春秋
為無褒其於傳注取二三策而已此所以見其不雜

也性簡易不作產檢與鄉人處由然無貴賤皆得
其懽心比其沒也遠近聞之俱出涕嘆息逮今二十
年思之不忘其和至於如此然謬論剛正無所阿附
負其所蘊非其友不友亦以是見惡於不善者此所
以見其不流也平生用財不問其數嘗至濛陽其尉
丁憂貧不得去先生雅不識其人傾索賄之空手而
歸其好施類皆如此而未嘗有難色此所以見其自
然也自嘉祐治平間先生已有盛名西南學者爭宗
師之授經者屢數百人然應進士舉及不中益昌龍
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之亦不報浮沉丘園無復仕

進意熙寧初罷詩賦以經義取人士論喜其必有所
合既而春秋不為經先生亦老矣始終不偶蜀人惜
之然余嘗考其行事以求其用心則平生所有良而
可見族本以治產富饒而先生專業儒士方以聲律
進取而先生獨治經此其志豈為利祿計哉命雖不
偶於今而其書具在足以傳於後世無窮復何憾焉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
三前娶家氏再娶史氏男五人女四人遠某皆士人
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卜以崇寧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英縣之南二十里鼓面山之原以史氏祔予

頃出守咸安道過閬中而先生之子某遽宰是邑頃
蓋如故遂定為忘年友然則狀先生行義以告於士
大夫者非其職謹狀

史夫人行狀

夫人史氏眉州青神縣人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
曾孫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進士諱及之女魯國先
生諱某之配也先生喜賓客重然諾視金錢如泥無
分毫顧惜不論多寡費盡乃已竟坐此貧而夫人處
之怡然自得其為善之樂也先生自言吾六歲而孤
勤苦自立取名於時豈有兄弟哉常持是說未嘗

督責三子以學而夫人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
夜乃寢率以是為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
然蓋性之所嗜如此夫人不逮事舅姑事先生如事
父治飲食以進必立侍須徹饌乃去或者以為過元
祐三年春先生遇疾幾殆夫人焚香禱祈願以身代
死家人止之不聽俄而疾暴作擲香爐於地扶掖就
枕已不知人後六日夫人病篤而先生疾稍間先生
竟愈而夫人遂不起時二月二十日也初夫人之析
死也先生疾革不知夫人既卒諸子以事告先生哀
甚為詩以哭之聞者莫不泣下夫人享年五十六某

其子也某其婿也某其孫也孫女二人尚幼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從先生葬于丹稜縣鼓面山之原先生道雖不行於民其行於家者蓋如此非先生何以當夫人之賢觀夫人足以知先生之道此其子所以必欲狀其行以傳於人子所以不得而辭也嗚呼誠亦可書也哉謹狀

贊

先君真贊并序

嘉祐熙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時出游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游喜譚易詩春秋辭旨

邃遠能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饑寒解衣之推食食之人有所求則鬻衣賣履與之無難色緩急輒陰救之問其姓名則嫚罵不以告逢人無貴賤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為有道之士相與強為先生然音莫測其果何人也元祐末遂不復

法不復

出耶抑出而人不見也傳者以為卒矣是殆不然先生游無何有之鄉獨與道游者也道在與在道亡與亡使道而果亡則先生信死矣道未喪於天下則先生烏乎死紹聖初有姓唐名庚者畫先生之像而事之為先生作真贊自稱為先生之子云贊曰

軒然其頡幅中布衣清風蕭、在人目圍此豈先生者耶孰能援筆一揮摹其心中之精微也哉

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吾少也狂自以為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甚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

家藏古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

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有翠亭銘

山不遠人人自遠山見即為易有之為難隴上牧兒林間樵叟雖能得之而不可有貴戚買園寵侯賜宅

雖或有之而不可得惟吾放浪與是有緣得而有之
蒼翠滿前為亭北牖其高三仞目力所到閭山皆盡
客未登亭勿嘆吾貧子如歛之為若分甘

謝雨文

農事方作而不來稻畦麥隴飛塵埃神哀此民賜以
雨脈溝文澆流膏乳穀肥酒香荅神休神終相之俾
有秋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古體

惜毒賦

閩中縣庭有梅株甚大正當庭中出入者患之有勸
予以伐去者為作惜梅賦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於何時蔭一畝其疎、香
數里其披、侵小雪而更繁得朧月而益奇然生不
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青史之紛拏後囚繫之嚶
啞雖物性之自適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薦嘉實於
商鼎效微勞於魏師又不得託孤 於竹間逐楚性



於水涯悵驛使之未逢蘼羌笛之頻吹恐飄零之易
及雖清絕而安施客猶以為妨賢也而諷予以伐之
嗟夫吾聞幽蘭之美瑞乃以當戶而見夷茲昔人之
所短顧仁者之所不為吾寧迂數步之行而假以一
席之地對寒艷而把酒嗅清香而賦詩可也

平臺賦

平臺梁王劉武作也班史稱平臺唐杜甫稱吹臺世
以謝惠連嘗為雪賦也則又謂之雪臺舊說在大梁
城東北如淳晉灼云在大梁城東二十里今在城東
南蓋漢距今且千歲城郭凡幾變則聞見之異宜哉

作平臺賦

予與客游汴都之東南登梁王之平臺顧草木之搖
落懷古人以徘徊客慨然嘆曰吾聞祖龍失劍楚竊
其柄漢鑿其孤矯枉迺正齊楚趙魏燕韓之郊荆揚
兗豫青徐之境蟠城千里星散碁布原田消澮不知
其幾千萬頃瓜分幅裂以王一姓於是檀爵人而赦
死罪戴黃屋而私蹕警鼓銅破山煮海絕流侈極奢
窮然未有如梁之親倖者也井畢煌煌實沉之疆北
界泰山西抵高陽帝子出閤有燁其光金錢布幣于
女玉帛錦綉寶器車馳轂擊轆轤繹々挽來于梁尔

乃羽翼鄧枚腹心勝說郊閔之圖三百餘里萬甍鱗
鱗樓閣橫斜擬於未央之邃也峭築岒、蔽景干霄
擬於漸臺之峻也靜影潭、日星泳涵擬於太液之
深也縻鹿呶、禽珍獸奇擬于上林之多也旌旗轟
旆前騎後乘擬於五柞之遊也鷲擊盧馳躡景追飛
擬於長楊之獵也千金一壘斷瓊綬擬於武庫之
藏也游談之士濡毫緩頰曳長裾而從之游擬於公
車金馬之待詔也夫侈極則疑勃逼則離弱幹強枝
安能久而不危也邪予曰噫子知其一而未覩其二
也勝廣之亂毒於管蔡呂霍之變老於吳楚三馬之

偪痛于燕爽王淵聖之禍深於齊趙于曷不較其輕
重孔周室東遷管鄭焉附朱虛叱咤祿彥穢夷五葉
之後宗國凌遲洗垢求瘵吹毛索疵剪刈肘股棄絕
藩籬墮犬牙之形勢壞砮石之宏基故長沙舉袂而
不得逞中山感音而涕洟濟南之墟梓桂生枝以饑
廢食卒死於飢可不悲孔客憮然有間曰然子言得
之

歸歎賦

歸歎先生歸歎先生坐講六籍立談百氏突姬孔之
堂與剗軒椎之心髓游說天子間閔千里射策萬言

押闔亂理葩吐奇霞散綺按犀渠摧象齒曾不能入
事為律片言寤旨樞僂一命摧折委靡窮騏驎于捕
鼠因干將於補履血鵬而肉鯨兮尚不能逞刀机之
殘濕兮又何足紙昔薛丞相置東閣以觀士朱游拂
衣而起姜扁舟之不汎豈洞庭之無水先生笑曰嗚
呼噫嘻于言小紕病者嗜於土炭餓者甘於糠粃醉
者安於遇虎怒者恬於染指萬法非實皆由心起狐
尾見於疑日牛聞聞於病耳宿瘤何惡顰眉何美狐
裘何縈牛衣何恥吾謂戴安道破琴而不肯作未若
宋之遜秉笏而唱吟閻立本沮氣於垂師未若禰正

平遺形於鼓史抱閔擊柝兮六悠、彈冠結綬兮六
悠、各忘情於彼此者也

陌上桑曲

趙女羅敷採桑陌上趙王見而悅之置酒邀焉羅敷拒之作陌上桑見古樂府

蕭疎陌上桑寂寞採桑女蠶老葉轉稀羅敷淚如雨
歛袂感雙蝶秦第一曲歌慙慙謝郎意其如義命何

白頭吟

秋風團扇情夜雨長門意高鳥既已逝前魚自當棄
賤妾白頭吟知君懷異心祇知茂陵女不憶臨邛琴

結客少年場

結客少年場男兒尚氣須激昂朝從魯朱家暮過秦

武陽飲酒邯鄲市膝上橫秋霜明年從軍入燉煌金
印紫綬輝路傍貧中知己慎勿忘

五雜俎

五雜俎水中魚去渡還天上鳧不獲已轅下駒五雜
俎各利地去復還塵埃轡不獲已貧而仕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君不見吳兒秋悲小海唱湘女
夜怨招魂歌抱石流沉清流弄酒奔素娥忠血醉蛟
蜃羨肉飽鼃鼃暗中水弩貫七札魚龍百恠垂涎澤
吻牙相磨公無渡河公無渡旱地猶恐生風波

明妃曲

生男禁多才生沙伴湘纍生女禁太美陰山嫁胡兒
長沙雖歸如不歸陰山亦復歸無期絳灌通侯延壽
死琵琶徒怨漢天子

舞馬行并序

明皇時教坊舞馬百足謂之某家嬌其曲謂之傾盃
樂天寶之亂此馬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
識也已而承嗣大燕軍中酒行樂作馬聞樂聲起舞
承嗣以為妖命殺焉予讀其說而悲之作舞馬行
天寶舞馬四百蹄絳床襯步不點泥梨園一曲傾盃

樂釀首頓足音節齊幾年流落人間世挽鹽駕鼓不
敢嘶忍然技癢不自禁俗眼驚顧身顛墜後生何嘗
識此舞謂之不祥固其所

風榭吟

子路有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予三
復而悲之故作風榭吟以終其意
樹欲靜兮風不止子欲養兮親不待歸飛及哺八九
子我曾不如畢逋尾榭欲靜兮風不休子欲養兮親
不啻旦自梅多暮至棘當年餉我如鸚鵡

戲題醉仙崖

誰家翠嶺何亭、白崖隱起仙人形仙人昔嘗為酒
星乘興痛飲乾北溟五湖一吸醉解醒江妃畏視釐
失靈上帝震怒呵出庭醜然影落秋山青行人幾見
霜葉零醉仙醉去不復醒何須倚歸隨劉伶河沙劫
填歸冥、

古生

卷地風來怒濤起蘄散沙汀雙翡翠誰將仙匹鍊金
龍孤飛吟叫烟波裏古生開鎖放珍禽春江日暖重
相尋巧舌相和帶風軟綺翼交飛菰浪深杜杜古生
真任俠氣羨肝腸何激烈功成不復更偷生一劍揮

霜襟濺血世間美事多
參高白馬青梅人斷腸
古生埋沒在何處
江山流水空茫茫

走筆贈仙姑

仙姑八十春秋高
兩鬢墨黑無斑毛
鹿胎冠子青紗袍
神風清峻真仙曹
人生潛忽如消膏
是非海裏翻波濤
五斗官米令人勞
女能俛首爭錐刀
願仙乞我瓢裏一丸藥
武陵溪上抖擻世俗腥
與臊不然教豕蟬
蛻羽化秘訣之一
二海山溪處摘取
王母千歲不熟之蟠桃

醉後怒筆

灰寒火冷燈微明
虛簷瀉雨如傾瓶
酒酣耳熱身體輕
撫膺大吼黃鍾聲
怒目直視如流星
拔劍擊柱傷人驚
丈夫寧可五鼎烹
安得容此吞舟鯨

雲南老人行

雲南老人老無力
藜杖支腰隴頭立
道逢蜀客訪予生
時復仰天長太息
自言貫屬瀘水湄
瀘水邊激湍僚吏人之性
類蛇豕頻肆毒螫為瘡痍
十五年前多寇盜
一境蕭然不相保
民禾收刈虜人家
戎馬偷銜沃江草
近來風俗都變移
卷却旌旗張酒旗
牛羊村落晚晴處
烟火樓臺日暮時
兩眼昏蒼兩鬢雪
喜

見舟平好時節，菲屋橫吹一笛風。野店携歸半瓶月，
閑翁致此何因緣。道是江陽太守賢，鼓琴絃歌不生
事。十年靜治安吾邊，鄭國國僑去已久。誰信人間準
前有異日，刊為德政碑。請向雲南隴頭叟。

憶督行

憶督方東來，亭傳荒荆棘。風庭紅葉乾，雨砌蒼苔濕。
飢虎撥門開，哀禽向人泣。十載却西還，亭傳已完葺。
青鎖揖江山，朱欄趁階級。行放糧不費，大路遺敢拾。
蜀道無難易，人心自寬急。寄言守亭者，勿使狐狸入。
午起行

細藤簾展波紋綠，瓦枕竹床殊不俗。白日寥々午眠
熟，起來更覺精神足。萬緣寂靜數甌茶，千偈消磨碁
一局。此間真味有餘清，未羨紛紛厭梁肉。

張求

張求一老兵，著帽如破斗。膏卜益昌市，性命寄盃酒。
騎馬好事人，金錢救甕牖。一語不做借，竟自有臧否。
難助巧安拳，未省怕嗔歐。坐此益寒酸，饑餓理將入。
口未死且強，項那暇頽炙。手士節久凋，喪舐壽甜不。
嘔求豈知道者，謬論無所苟。吾寧從之遊，聊以激衰
朽。

擊劍歌

三尺光芒耀霜雪長安使氣為任俠閑對要離壯淚
垂醉叱荆軻怒皆裂天下承平猛士閑夜半無人自
彈鋏會須東海斬長鯨歸來倒漉腥臊血

黎城酒

黎城酒貴如金汁解盡寒衣方一吸獄曹參軍到骨
窮簿書叻燥何由濕夜來細雨落簷花對客唯有嘗
春茶明朝踏月趁早衙免使路中逢趨車

題崔令曲海後

崔令飲酒五七斗崔令唱辭一千首時、浪飲輒高

歌利鎖名疆搃無有人稱崔令為顛狂我知崔令非
顛狂承流宣化有餘力高歌浪醉有何妨

晝寢劾魯直

兩餘熱喘殊喊吁坐翻故紙腰足麻鋪陳枕葦鶩青
紗倒床不復知橫斜夢魂飛揚遠還家故人見我一
笑譁須臾睡覺衙鼓擗牆頭暝雀聲槎：

城上怨

雨似懸河風似箭風號雨馳寒刮面何處巡城老健
兒城上謳吟自哀恐不知底事偏苦傷聲高聲低哀
思長戍邊役重畏酷法去國年多思故鄉城上歌時

夜方半正是孤齋醉魂斷和風和雨兩三聲推枕投
衾坐長嘆傳聞黠虜動熙河戰士連年不解戈今夜
風號雨馳處城上哀怨知幾何

別句永升

巴江艷、巴山空十里五里蕉花紅少年銳意立功
業破煙一棹輕如風却思三歲相歡聚說劍論詩輕
李杜平生不作女兒悲今日為君重回顧

李白好擊劍
僕解如此

春日雜言二首

官居馥海棠何年植庭中風流二月間照耀一室紅
渾家惜此花具飲呼乃翁、雖怯孟觴意難逆兒童

鵬醺十分深白眼一飲空醉時忘華顛浩歌滿東風
庭前楊柳枝春來蔚然綠老翁鬢邊青已去不可復
舉盃屬春風此理竟如何轉首飛楊花春風自蹉跎

覽鏡

昔我先君子德與形氣俱褒衣佩長劍軒昂真丈夫
我生困多難迺類山澤癯頭目頗摩鼠愧忝虎豹駒
太倉五斗米足養最爾軀誰能向天子號飢訴侏儒

客至

山頭竹萬箇風來玉相愛下有屋數間蕭然如佛刹
門無車馬喧幽徑芳艸茁隔窓識君聲遽起投筆札

黃鷄未啄黍環堵無可殺園蔬煮淡泊山泉啜甘滑
何以樂嘉賓春禽日嘲啾

寄題張志行醉峯亭

先生飽醞藉表裏皆純粹獨推糟與粕施之為政事
百里飲其德陶、有嘆意餘醺落嘉陵一江醇酒味
沉酣到山骨頽然偃蒼翠亭中時把酒坐對青山醉
醉鄉在何許徑此中間是先生况多文為續醉鄉記

聞東坡貶惠州

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
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碍低頭不能仰開口烏敢效

東坡坦率老句促應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

寄郭潛夫

我昔游瀘江泛舟奔楚宮黔江自南來胥會涪之東
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碧不相入分流如卧虹
群豬激湍濤洶湧成戰攻須臾盡變濁混、顏色同
清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間牛李爭長誰
要之贊皇子不勝太牢公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

病鶴行

鶴兮鶴兮何處來秋江靜兮蘆花開波浪浸月白皚
皚千聲萬聲鳴哀、不飛不翔不飲啄骨瘠稜、瘦

為誰綠

題洪川驛

倦遊征人鬢歎絲膏車秣馬東南馳出門四顧迷路
岐閉戶却坐愁支頤與生釜竈鼠巢枝爾畦千里成
陂池吾皇致治方無為滄雨破塊天何如勸君飲酒
君勿疑行使止尼良由時未逃刑教皆有酒此獨未
信無窮期

食笋行

半夜春山試雷雨驚起蟄龍初出土野人不惜蒼苔
古樞得嘉食自燒煮滿盤明玉遠飄風一箸鱸魚味

差苦竹齋食罷竹陰午竹裏行吟傲簪組君誇食肉
君回甲我誇食笋我亦癡阿蠻豐肌飛燕瘦意態雖
異要皆奇君不見天隨先生貧食杞又不見閩中客
御肥刺齒豐儉不齊皆有理彼此相忘聊爾耳

題史廷直郊居

黃金轉手盡郊居掩清畫山容涼肺腑竹意淨懷袖
入門編簡香無復更銅臭君看道南阮豈識元德秀

稜卷

斫破夜叉頭取出仙人掌鮫人滿腹珠鮒與新出網
送王觀復交代

天王活國手頗恨見不及官遊識其孫想像高冠屐
豈但為交承自是賢友執尤喜談性命徹到鬼神泣
吾曹飲滄海百川資一吸失脚沙土間卷舌舐泥汁
烏依既云久臨別百憂集去々自護持兩荷終不濕

戲贈王推官誠中

乃祖賦混成津涯極深遠家學到諸郎文字復清婉
今作劾鼠吏於理誠未穩怒草三千牘馳驛奏龍袞
上問今安在幕職補闕苑召賜數刻對嘆息相見晚
縱未置青瑣亦應校黃本九萬里扶搖忽若馳峻坂
送趙元恩司法

誰不從玉事夙夜獨匪懈休沐猶坐曹伏日不歸解
平生熟大法餘事工小楷自稱霹靂手作縣真癩疥
鮑宣雖彊項臨事中實駭從君學吏禮稍々識起拜
今當告別去何以贈行邁二十罰自親此理須少戒
送扈大夫端叟

平生未識韓不願封萬戶方幸得依劉未幾公已去
三年此留滯一味惟忠恕江水倒隨人劍嶺橫遮路
那知黃門手就寫碧鮮賦空聞隴上兒擊塊歌五袴
到任後寄家兄

君子所就三為食最為下起家仰寸祿此實下焉者

南山無敵廬千里就官舍但使食有魚敢言曹孟馬
同寮皆故人每事相假借况復官長賢醉歸應不罵
送鄉人下第歸鄉

閉門誦書史已讀萬卷破養氣塞天地不受一毫挫
名聲落空廓蹤跡長坎坷塵埃相邂逅齒髮嗟老大
文章心未死功業手猶唾世事若循環天理猶轉磨
朝得暮或失俯仰仰輒賀行見風雲會騰起南陽卧
送趙安道下第歸鄉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君不見前日宰相
今海涯胡柀八百斛流落知為誰又不見州縣官折

腰事細兒常憂一語不中治敢對西山笏柱頤大官
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願君酒量如鷓鴣勿作
瓶罌居井眉與君賭取醉為期明日烏帽風披

代先狀寄孫熙淋

疇昔告行邁別酒月中把贈燈我已歸徘徊君尚且
相逢忽驚恠已覺都幻假但當呼阿素預遣置若下
略聽誦靈光未敢賦換馬一醉洗塵埃萬事真土苴
郡人獻筍守以分餉郡寮而吏獨見遺守知之
命追賜烏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篇
坐穩膝生踝凝塵罩藍版出少顏面生未熟城市眼

爭席人相忘饋向禮非簡本自無光彩不必更埋錢
自知吾免矣置酒具瓶盞起舞屬細君相對一笑莞

友人還鄉有感

饒烏啞、枝上啼秋風蕭、吹客衣儒冠誤身不得
歸女癡妻寒病乳老歸來聚首貧亦好我固知之歸
不早東書十載遊長安一官遠謝醫卜賢託生長鏡
直可憐君今別我還故里想見親朋問祈以為言願
賴京塵裏

哀賢

仁廟乃文考裕陵真武王先帝幾於成主上賢於康

時亦有二子採薇登首陽其一猶行歌其一今云亡
功在百世外懦夫心胆張齊侯但多馬名滅身未殫

讀邸報

當今求多文取士到蓬萊時、得新語誰謂山縣僻
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諫官立朝無負潔思厚論事不
妨是氏安臺省諸公登衮、閉門熟睡黃細穩

訊囚

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嘩
參軍氣益振聲厲語更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
為吏掌管鑰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額下髭

事老愁自軫證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
有因奮然出請與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
參軍在場屋薄、有聲稱只今作參軍樂時得鸞騰
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
因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
參軍嘿無語及傾吏卒羞包裏琴與書明日吾歸
休

程使君生辰歌

使君來分銅虎符哺養百姓如哺雛設弧在且人奔
走舉首爭為使君壽但願使君如乃翁福德種、皆

圓融官至太中年九十諸郎鳴玉左右立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古體詩

寄杜蓬州

閨中勝事不妨奇，舊來僻在人誰知。祇緣乃祖腸斷
句名，與江水東南馳。閨人德之不敢忘，遺詞今在南
山上。壁間畫得太瘦，生想是當年苦吟樣。寄時模本
博新詩，為我落筆揮珠璣。君家自是箇中脚，曾道蒼
從沙際歸。

中秋過雨感懷呈世澤彥直

初遊東都年二十，清懼趁得中秋及。高陽會中酒徒



集惠和坊裏綉鞍入蟹螯嘗新左手執鷄頭未老搓
玉粒盃行到手不待揮明月清風供一吸纏頭不惜
傾箱給倚賴決科如俯拾誰知得官反拘繫此景此
歎那復緝今歲中秋雨如泣窮山牢落秋光濕孤燈
熒々照書笈屈指流年如箭急

通判蘇君俞見和復次韵答之

公才過人其十倍詞藝即今誰跋及萬卷收藏富編
集詩人間域稱優入西州書生學穿執謁未東遊為
絲粒十分折腰敢長揖欲吐壯懷還自歎明從調啖
聞捷給狂言偶發難收拾語意俳諧韻率繁不敢獻

公公密緝報章大是鮫人泣一一珠璣落圓濕自慙
思竭如空笈口吻悲吟知窘急

喜雨呈趙世澤

去年雨多憂水潦今年雨少憂枯槁都緣縣政失中
和水旱年々勤父老前時雲起雨欲落夜半風來還
一掃明朝引首望雲濛屋上晨暎仍杲々賦輸百萬
未破白薄脚何緣得勾倒上書自効欲歸去老婦挽
衣倚尊豪技窮往訢北山神是夕霈然償所禱稻畦
罷亞勢已活竹裏蕭疎聲更好故應神意閔孤拙苟
免歲中書下考便安杵臼伺秋成雲子滿田行可擣

蓬州杜使君洪道婁稱我於諸公聞之媿甚為

詩謙之

去天一尺古蓬州年來除守得勝流渠家本是城南
社詩律賢我三千籌禮記後一某賢於某若干如此才高學解事
入眼人才皆可意他邑猶分刺史天片言每為將軍
地故應憐我退無田力相推挽令向前人聞說皆撫
掌竹竿那使鮎魚緣

嘲陸羽

陸子作茶經竟為茶所困其中無所主復著跋茶論
簡賢傲長者彼自愚不遜茶好固自若於我有何恨

便當脫野服洗琰為一獻飲罷挈茶去譬彼澆畦畹
君看禰正平意氣真能健達與不達人何啻相千萬

代內

爺娘嫁我時本以君能又謂當得所託致身到青雲
觀今天下事勝負方紛紜英俊有相摩料理不到君
何妨採藥去相與登鹿門著書示後世千載猶清芬

答

世豈無高人刻意在枯槁皆為恩愛累有志莫能保
君能喚我歸衰髮及未採何處無此翁那得有此媪
著書吾豈能庶幾獲幽討何必登鹿門是山皆可老

戊子大水二首

踏歌喧、雜鼓潭邊呼龍金作兩龍噴揮水十丈
餘千村萬落幾為魚寄謝龍神且安處熟睡溪潭不
驚汝

夜半傳呼河入室攬衣下床深沒膝舊來水不到
門老巫歸咎西門君西門君去老巫舞明年却娶河
伯婦

除鳳州教授非所欲也作詩自寬

人生纔食頃何處分好弱刑獄即道場莞庫有真樂
故紙終日翻毛錐幾年閣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着

今承學校之頗訝名字錯宿桑豈無戀得治不敢躍
骨肉遠難俱囊裝負易縛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脚
屢盡識美空抽窮知蕪薄後生端所長人材若為作
豈唯嘲孝先便恐困有若行路固知難得地幸不惡
柳拖千丈絲山集五色雀絳紗諒無有苜蓿聊可嚼
况聞豆積嶺中有不死藥

登越王樓已下綿州舊作

左綿城北長安道馬足翻人自老越王高樓藏道
邊道上行人迷不到樓前西落一作日墜江紅一見如
逢隣舍翁來何處識面目應在少陵詩句中

芙蓉溪歌

人間八月秋霜嚴芙蓉溪上春酣二南變後魯叟
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
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
誰能窮幾回枯枿還芳叢只應人老不復少有酒且
發哀顏紅

富樂山

富樂之名誰所留建安年中劉豫州擁兵入蜀萬貌
豨孱璋送國未迎頭軍中醢酒推千牛炙如巴山酒
如涪酒酣握手登高丘極目紫羊躑春疇富樂之名

此其由君聞此說還信不當時兵起四十秋折屋不
足供誅求生靈嗷、陽中油山中胡為乃爾優想今
富樂萬倍劉端能容我逃窮愁山僧笑言客罷休

將家遊治平院蓋老杜所謂東津者也

年來官載如水樣只有登臨作酬賞好山一一如佳
客令人欲作傾家釀昨日西樓吊王孫今日東津悲
逐臣江邊勝事略尋徧不見海樓高入雲

遊天池院

上方細路縉如綃下有晴川平似板近水遠山皆可
人躍踴未供搜句眼小池中有江湖春孤洲便可呼

白嶺園、倚檻看清澈不敢洗耳山僧真

遊雪峰院書所見院在開元寺之曲越王樓之

東蓋小院也

東家既崢嶸西隣亦稜層那知齊魯間有此叢鹵勝
僻路少山人到掣鈴小童磨松扉迫窄入石磴歌危
登迎門老龐吠畫壁蒼龍騰庭除靜如眼几席不受
繩青焚田二香明續年一燈上盆養幽花古木纏枯
藤雖小亦自足無虧豈須增憶昨苦盛夏數來避繁蒸
每借安禪榻曲此晝眠肱日月當幾何霜雪遂巖凝
慈竹猶疎二惡風遂朋、作詩書屋壁掃滅聽寺僧

十月十八日與舍弟登越王樓便道趨開元寺

二天池得句滿紙顛倒雜亂幾不可讀明日詮

次成二十二韻

休浴罷趨局幽居愁杜門重登帝子樓共予詩人寬
凭欄參井天隱几西南坤冬深一水瘦歲晚千山髡
豐稔偏川陸太平到鷄豚江城水顏雉市瓦塵迷鴛
坐對仙雲宮祇隔斜陽村樓臺白水外松柏蒼雲屯
天垂望羗山雪汁融朝嗽誰為西方此招此千歲魂
便道訪古寺策杖尋靈源上到山柵窮轉覺天池尊
行疲犬馬力下視鳥鳶翻不應水性高疑有神物噴

肯道秋深落况逐夏涼津潛道八角井散入千家益
漫村曉欲書釣石諒猶溫似聞呷紅款想見持竿躡
吾曹本山林朝衣異但緣不意遠野豈便作忘憂堂
詩無巧拙對酒雜醇醕香閣吏况解事不妨盡餘樽

六一堂并序

綿州司馬解舍舊為推官廳歐陽文忠公主於此近
歲陵并諱理勉翁為參軍葺一室於廳事之東無號
曰六一堂予聞而嘉之為賦此篇

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雖不及邇亦每願為執鞭
手彈醉策恭自覩廬陵編床頭五代史屏間七文篇

詩常諷思穎曲每歌歸田齋慕畫舫樣酒法水堂傳
此志自弱冠到今已華顛嗟予又晚輩讀書慕先賢
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時對文章姿稍息薄籍有
賢者果不死瞻之猶在前似彈詠姦筆猶勞擊佛拳
誰當嗣前規時為易蠹椽勿較魯恭宅中有夫子天
籟時中惠茶

三年泮宮若幽獨中有宜人惟睡足蟲魚注罷直廬
靜平枕鳴雷撼窓屋故人蘇子半幅書餉我閩溪一
包玉親題更屈調絃手遠寄未澆飯蔬腹故應疑我
夢得官誰信吾衰已無復空令半夜忍饑吟搜到池

塘春草綠

天馬歌贈朱廷玉

貳師城中天馬駒，
光掣電汗流朱將軍。
出塞萬里餘，
得此龍種來執徐。
朝踏幽燕暮荆吳，
歷塊一蹙備人呼。
向來價重千金壺，
一朝不直半朱弓。
千馬萬馬肥如猪。

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

老來忽、流年緊，
三見涪江秋葉嶺。
秬緣二子日相從，
便覺一瓢窮可恐。
東津晚作招隱賦，
西樓暮得思歸引。
文字能令酒盞寬，
江山未放詩才窘。
分題踴躍

誰避席得句歡呼同，
破隼泉名三逸本。
戲語野史千季傳，
不泯醉歸半路飛。
蝙蝠餘興中宵伴，
蚯蚓那知鬚髮禿於筆。
但見兒童長如笋，
留滯甘為西域胡。
衰遲更結東遊約，
故山咫尺未成歸。
坐使蒼顏厚知脣，
與舍弟飲二首

篇：皆有酒世疑，
潤明詩佳處正在此。
俗子那得知寄點杯酒中，
序者為之辭。詩酒吾家事，
何用寄點為疑者？
既已陋序者，良亦早酒殊。
醉味同，勿問醇與醜。
濕酒澆枯腸，載、生小詩、
中何等語。酒後那復知黃菊，
遂行邁。徑去不復辭，
拒霜猶屈強。其勢何能為

但問酒有無勿計官高卑江邊捕魚郎教我當吸醕
受代還眉

久客忘吾土每歎江山非及茲受代去六復無家歸
仕宦幾半世奔走遍九圍倪無置錫土安此容膝扉
還當僦屋居况有囊金揮處鄉亦何有去國空依

赴闕

十年食首肯夢寐長闌干繼粟自不飽朝齏豈辭酸
雖無汗馬勞幾作蠹魚乾自知爬沙手未辨扶搖搏
此行敢僥倖政爾求便安恐或得所欲聖主天地寬
劍州道中見菴李盛開而梅苞猶有存者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
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未開處當嚴冬桃李未任交
游中即今已是丈人行肯與年少爭春風

武興謠

去年山中無黍稷只有薺根并橡實薺根作麩如食
蜜橡實炊飯如剝栗東家有錢食橡實西家無錢惟
食薺今年薺盡橡實貴山中人作寒蟬枯

會飲尉廳效八仙体

尉公不忝東州英坐上拍滿樽中盈令尹學道眼自
明作佛肯後靈運成戶掾白法人驚登壇抗辭徒

我盟法曹靜如不能鳴胸中自有百萬兵會稽少年
富才情墨竹中含楚辭聲泮宮老人罵虛名賦詩飲
酒畏後生

古風贈謝興權行

錦囊珠：奇經筭便：腹幾擬問天公如何飯不足
寫鷄變好音璞石琢良玉為報採詩人文翁能化蜀
我有無絃琴無絃亦無徽忘言乃能解得意心自知
山高流水深尚笑鍾子期為君奏此曲改調作別離
生逢堯舜君四門方穆：賢俊日登庸不聞澗阿獨
願君摠賢業邦方有道教母縮袖間手軒車遠行復

程義父挽詩

門戶金張貴規摹鄒魯儒平生冰玉姿不受紈綺紵
肯顧博餅印甘為小兒呼舊來便劇邑下車成袴襦
暮年賦從軍隻筭安邊隅不識墓中人永懷屋上烏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近體詩

譚勉翁詩草老夫所畏而以能問於不能此殊
不可曉也媿而作詩

高才乃爾信虛名白法時來就考評投社得君真惡
客專門知我有先生文章已遍三都賦革行猶推四
海尤細看劉侯詩自好不應便伏老彌明

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懷庭玉因次韻

千金駿骨買虛名驥老通衢價未評
逐去定知窮不死向來原以白為生
東風又見一作轉鶯朋友北信難

憑鴈弟兄欲寄此，涼惟有月天涯。分與故人明。

峽路十韻

上馬復下馬，羸軀不暫停。鈴聲今古道，柳色短長亭。
亂石波翻雪，洪崖岫破青。羊蹄沿絕壁，鹿飲入寒汀。
兩岸渾遮月中天，畧見星雲未通玉。壘江去背滄溟，
春少花難折，霜多葉易零。愛山猶著物，畏棧未忘形。
事業知安在，艱危已備經。宦遊方此始，何日遂鴻冥。

清明示弟姪

歲華忽、又清明。憶與諸生試，集英金鑰掣雷開。右掖紆闌，披雪照升平。立班雉尾，身疑夢茂，對龍顏。目

乍驚百拜起居分，左右十年胸臆展。縱橫愧無長策，裨千慮，敢昧初心。苟一名，三道豈能窺董傅。乙科今復愧匡衡。始吾進取恬無意，首汝光華便是榮。他日當求田二頃，杖藜自足過浮生。

赴益昌六言二章

豈有登臺袞，謾令去國遲。南越纓方欲請，北山文莫相移。

樂職如今酒美判，司取嘆官早會待。薛疏供帳歸從，朱老栽橙。

上益昌守李大夫

標致自清流知名二十秋諸儒堂上席群客帳前籌
南渡衣拖綉西來幕建油食葱逢屈災封戶識荊州
襦袴三巴國鞬索九郡侯故事寧武軍節制諸郡道興期變魯文
盛擬從周主事訟矢雖開聽賓壺不廢投本府訟牒至元公處
之有未妨登衣、暫屈布優、望府多奇士華顛媿餘地
督郵崎嶇緣庭事憔悴此重遊舉目江山是翻身歲
月適客愁移帶眼鄉思詠刀頭技癢論文在心闌觸
事休那堪趁冉、抵是判悠、揣分宜長引憂貧復
少留長裾何處曳館閣儻容鄒

上漕使

持節三千里提封一十州天文占使入地上覺錢流
史有言前信農無賦外求事投餘刃畢政舉大綱休
患澤坤維潤威風井絡秋利源乾復溢民瘼痼還瘳
德以柔剛濟材兼巨細叔道興期變魯文盛擬從周
即給中臺筆行拋外計籌孤生真自幸微祿每容偷
未可長閑去須為寸進謀程應青白眼能為辨薰蕕

石漕生日

夢斷維熊夜祥呈饋鯉初固應賢有後誰謂慶無餘
為國家相似憂民子不如符分四任虎金佩十年魚
未補三公衮聊分八使車權衡公選格陵阜富軍儲

閔閱擅猶在朝庭席正虛稱觴勤祝頌二十考中書

崔提倉生日

奎畢夜騰輝英靈出帝畿陶門八翼俊卻桂一枝巍
使斧今持鉞經編舊絕常政將儒雅飾學造道心微
士論宜金馬君恩且繡衣德純渾可飲才俊不容睨
盛世方連茹孤生耻食薇初從漆雕仕全拙漢陰機
齊舌猶餘苦蓐心未得歸大椿祈不老烏鵲正求依

家提倉生日

銅梁踏地角此日誕英奇世路方歌側心田自坦夷
著書揚子宅講學仲舒帷庠序聲名久朝廷議論推

受釐才賜對攬轡便逢時誰道儒宮冷如今使節持
幸全陳孺社喜遇紫芝眉更祝靈椿壽鶩烏託穩枝

錢憲生日

何處產英奇河南定鼎基珠傾鮫室寶蘭長謝庭枝
事業堪臺省功名暫海沂業成張說口德滿紫芝眉
和氣真堪掬清風凜欲吹每因憐傳癖未甚責書痴
盛德雖忘振私心實自知遐齡何以祝華表鶴歸時

張嘉父生日

靈光不自巖今日誕忠良揮塵雲騰湧我冠鶴瘦長
彊明心似月勤幹鬢成霜赤縣鳴琴定清朝攬轡滂

權衡公調選陵阜富饒糧除惡雖云切憂民以恐傷
行看星使動已覺省蘭香壽考何須祝傳家辟穀方

送宋衮臣赴任浙憲

綠衣入蜀記當年金紫重來抱使權擁鉞止姦民真
枕揚鞭畫計地流錢汝南評論長相借比上文書獨
見傳政目告成纔五月歲頭未改恰三遷秦雲慘雪
趨朝路共兩肥梅按部天名位愈隆人愈遠從今帝
席為誰前

送趙世澤供奉

君豈蹶張手是閒聊自藏兒童歌楚些婢子誦靈光

契分詩交密形骸酒遺忘方依益者友遽理舍人裝
鷄黍他年約君嘗約余卜居常潤山河北日長陽關那忍聽哀
老易悲傷

遊仙雲宮

出郭三竿日橫江一葦航雀飛田有麥蚕罷野無桑
下馬危梯滑開門古殿香雨餘丹井溢苔入醮壇荒
畫老星辰動碑殘歲月亡鐘聲落城市符祝走村鄉
楚鳥啼巴蜀山崖刻漢唐臨歸更回首借此一襟涼

直舍書懷二首

寸枉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黃披終日卷青對十年衿

風眩葉囊減雨昏茶椀深楊雄多宦思都向草玄沉

二

箇處本來冷此時仍更清擁爐成久坐曳杖卻徐行
暝色侵書帙秋陰入燕聲悠然索馬去程此是功程
書鄭撫幹詩卷後

木合金閨去翻來玉壘遊邊塵疑不動詩債索相酬
自得清新瘦非閑鍛鍊周雲臺家格體文館祖風流
異北雖蒙顧遼東祇自羞好傳江上女歌向竹枝秋
哀詞二章

雲霄才業逝川東學易年齡一夢中春殿昔抽塘桂

綠夜臺今箇幕蓮紅殘章斷藁塵埃滿別院疎簾笑
語空千古龜山原口墓暝烟萬索白楊風
文章泮水動英遊玉殿騰名十四秋蓮幕亦平臺首
志薤歌潛引古原愁青雲義氣千金薄綠綬恩綸一
命迭科第不窮遺訓在鳳毛森秀紹箕裘

壽筆鋪

膾寡欺孤罪未訶先生此意竟蹉跎謾令鄴下痴兒
女駭汗孺惶欲渡河

獲蠻賊代主簿賀張安撫

詔書頻促馬頭東更為邊民縛狡童三箭不煩仁貴

手七擒自得武侯功，烏雞已去古巢冷。狼子不歸秋
穴空，何用聲名達朝聽。恐妨辟穀伴喬松。

書齋即事

書生不事、書齋春晝長。竹色語笑綠松風，意思涼
簞瓢樂仁義。圖史披興亡。此間有佳趣，此外皆茫茫。

題所居

酣睡失青春昏，尚欠神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
搜句工，雖淡看書味頗真。檄耒端不喜毛義，已無親

夜坐感懷

聲斷鍾樓月，文書對坐時。破牕燈焰走凍硯，筆鋒遲

名利髮將鶴，風霜手欲龜。何當一蓑雨，披曉剪萼絲。
述懷

名字雖云繫列曹，儒風門戶只蕭騷。頭顱自揣宜藏
拙，指日何妨笑養高。本以食貧求仰祿，豈於王事更
辭勞。老來精力堪蘄嘆，一紙文書輒數遭。

秋夕書懷

疊、歲華侵垂、老境臨時光。自風雨寒色到衣衾，
萬竅號秋杪。孤燈照夜深，蛩聲六清苦啣、伴人吟。

過湖縣

狼虎猶知父子仁，人生安有不親、武皇况是聰明

主却恨初無一諫臣

過田橫墓

成則為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
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郊亦耿光
九江梁楚竟誅夷自古才高必見疑
脫使鄴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為

過潼關

鐵衣十萬擁胡雛手釋噤喉計亦疎
關外不聞天子詔將軍未甚讀兵書

題瀘川縣樓六子

百斤黃魚鱠玉萬戶赤酒燒霞榆
甘渡頭客艇荔枝林下人家

蘇君俞通判愚齋二首

人間爭以智先高庭事紛、祇自勞頓覺
朱愚真有味莫將住處語兒曹
三年消遣琴書在一室清虛杖屨涼
却怪齋名渾未盡過來愚智已兼忘

題春歸亭

沙際春光又是歸亭前景物故應奇
綠楊雅興清江梅殘雪偏於碧嶂
宜流水無憑何處去東風有準不

吾欺芳菲欄檻無窮興消得新愁入鬢絲

和程大夫荔枝

家在岷峨絕荔枝十年遊宦但神馳側生流論今千

載左思蜀都賦云側生荔枝入貢稱珍彼一時定自不將九果比

曹子建云龍巖九果非荔枝此如何偏與瘴烟宜白頭莫作江南客

辜負山中故交期荔枝已成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坡云

雪意二首

睡眠拭朦朧開門雪正濃客來迷舊迹虎過識新蹤
浦遠渾無鶴林深只有松惜琴如不解酒興苦為供

二

榆關書不至雪入滿平蕪指冷頻呵玉胸寒屐掩酥
綠嘗冬至酒紅擁夜深爐塞上風沙惡征衣到也無

閨怨

芳草遠池綠天涯人未歸春來更消瘦渾欲不勝衣

俞和叔座上賦白鹿

洞中於世本無求取白鹿洞一落人間幾見秋和月看時

迷濯、隔雲聽處認呦、未容鶴客矜風韻應許猿

翁作品流莫把奇毛驚俗眼恐妨歸去鷲山幽

寓精道齋有感懷家山二首

論兵作賦兩忽、人事光陰轉首空一作夜夢飛

山色裡一年秋在雨聲中揚州騎鶴非無意上蔡牽
黃信此窮幸有林泉未歸去欲將清興問征鴻
悠、功業老堪恰舊事憑誰可共論直欲酒中賒快
樂尚能花裡覓寒溫詩書誤我成何事歲月侵人不
見痕汾水羊、秋鴈到庾郎何處不銷魂

晚春寄友人二首

眼底春愁惱殺儂揚州往事旋成空風流只合稱狂
客哀哉何堪作病翁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
魚風何時執手同樽酒收拾清歡笑語中
滿眼蕪菁斷送春多情饒病兩關身只知老去人心

改不覺愁來酒盞頻霜鷓空拳知有命溟魚錫水恐
傷神丈夫出處端無據猶欲辭家再入秦

春日雜興七首

羲陽滿洒燕臺詩誰解知音似柳枝寂、閉庭春已
過露卷無語替人悲

愛梅常恐着花遲日禱東風莫後期及得見梅還冷

淡東風全長一作在小蕊枝

茸、小雨弄春晴已有狂花未見鶯便使一年惆悵
在曉憶寒夢別輕盈

春衣初作舞雩歸手展常編晝寢稀解使芳陰快幽

意飛紅零落透窓扉

短帽輕衫信馬行
郊魚春色太牽情
兔葵燕麥渾閑事
最有燕菁到處生

月團新碾破春醪
賴有歸鴻寄好音
人在天涯莫回首
恐偷華髮上瑤簪

故人不見空凝睇
過鴈全疎只斷魂
猶有野梅臨水在
一枝無語伴黃昏

張祖同挽詩

西南失望即天理
信茫、豪逸陳騫座
風流馬季良才宜
分竹使思不自椒
房清白令方著
群兒勿謗傷

任太君挽詞

賢婦古亦少
紛、何況今
柏舟全美志
絲服慰幽心
舊邑虛湯沐
新阡耐藁砧
子孫門戶壯
誰敢齒諸任

送太學李生歸鄉

挈笈來東序
經年六卷遊
却辭同舍去
聊慰倚門憂
顏子進未止
何蕃誰為留
到家席不暖
隨計又皇州

送蘇教授赴闕

三年泮水振洙風
俯接諸生屢改容
崩霧因時難隱豹
岩雲有便得從龍
久欽才調無雙手
今喜聲名達九重
拂袖滎陽休更問
丈夫事業出心膺

別閩中許秀才

許歸閩
子歸蜀

臨歧長嘆息此嘆意深微浮世年、別初心事、遠
扞參蜀道速犯斗海槎歸故國有餘樂黃鷄秋正肥
送朱元素歸養

事國日猶長歸寧計六良泉烹純孝味菽豉自然香
失馬君何患臨河我獨傷從今千里夢夜、到江鄉

贈瀘萍立明善 二首

吳頭楚尾秀山川一分才華占得全和氣暖敷冬有
日清風寒歷瘴無烟分麾更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
闕天寄語江陽莫落道安排春織待新蒿
其人織纈
布為衣

小其文
梅聖俞詩

可曾為客到江陽塞上蕭條斷荻腸歌動竹枝終日
楚笛吹梅盞數聲羌仰天太息偷啣憤被髮蘄呼不
為狂校尉自詡清白眼肯教牛尾一般黃

調華陽尉

家世傳儒業平生學古文三年思故國一命荷明君
折節羞黃版歸休許白雲吟詩無廢事薄俸不禁分
孟東野尉平陽滏於詩曹務盡
廢即置假尉以代之分其半俸

天寧節口號

九曲昆梁換碧流挺生英主間千秋謳歌萬國繞歸

禹損益三年便繼周南畝暗侵山色盡西陲食到海
邊休不知誰是乘槎客為採蟠菘薦兔旒

書新堂

疊茅重葺一堂新設榻聊安薄領身落枕不知鶯桎
曉污書長苦燕泥春獄官何預青苗事野意新一作
便白葛中能向此間時得趣何須分外拜車塵

自笑二絕

案頭故紙如撥山三年祇有馬上閑貴官眼高不解
顧紫推不去何其頑

平生所學盡虛談為吏文書百不諳喚作參軍真謾

浪軍中庶事更卿參

除夕感懷

求滿侵春已數籌地爐猶擁舊綿裘無心豈畏三屍
訴凌日還驕一歲休故國二千空醉眼新年三十恰
平頭光陰未用相欺迫領取衰翁兩鬢秋

金牛驛二絕

秦人虛餌方投釣蜀國癡魚已上鉤天與中原通窄
馬人間何處有金牛
由來仁義行終穩到了權謀射易窮纔見詐牛收割
外已聞真鹿走關中

春日郊外

城中未省有春光城外榆槐已半黃
山好更宜餘積雪水生看欲倒垂楊
鶯邊日暖如人語草際風和作藥香
疑此江頭有佳句為君尋取却茫茫

嘉陵江上作

多士數車肥誰令汝去家坐禪腰已折
持劔手新又雖未能空寐然猶恥攫擘
江流何處去憑仗予懷沙

自笑

已白窮經首仍丹許國心那能天補綻
更欲海填深兒饒嗔郎罷妻寒望稟砧
世間南北路何用爾露襟

幸諸公飲開元寺勉翁有詩因次其韻

已上歸州作

三伏光陰過初秋宇宙新一杯桐馬酒千古竹林人

坐上人 山入永嘉屐蟻浮彭澤中悲歌送落日為我少

停輪

漢制學官給桐馬酒蓋薄酒也

直舍夜坐

強仕似幼學細書仍短檠月來吟處白風及醉時清
坐久歲微濕更深秋有聲不知愁底事終夕自悲鳴

上張女撫

一劍縱橫敵萬夫少年功業負雄圖時平不佩將軍
印任重來分刺史符膝上細弦調雅操塞前蠻柵長

平蕪自慚于美詩才少難詠花卿絕世無

春日

今日天涯又見春與春事契今相親君看四十年来
事只有東君是故人

任滿未聞除代

已媿千名佛何堪一卷師十季駒局促萬事燕差池
館下諸生笑門東稚子飢甯僚眼前換歲月鬢邊馳
子舍行將去吾車亦已脂謂當魚繼怒猶作鳥粘羈
宿有詩書債非關造化兒岷峨吾故國自合去遲遲

次勉翁送客韻

仕宦方誇四十強江山那復戀蒼茫征鞍過我橫春
色別酒斟君醕野芳青史功名時執手紅塵岐路一
愁腸神雖可是載鋒物要空兒曹看脫囊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記

重修思政堂記

並嘉陸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閩中最高名郡
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為安德軍
其山川形勢郭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
絲益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
饒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
瓦屋閭閻凋疎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
俗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



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圃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管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為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尤覺最然無復氣槩公頽而嘆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徹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理確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歲某為閔中宰屢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為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

示之以禮今閔人以儉為俗久矣恐其流而入於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與是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陰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齊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

寧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當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教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寧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則無伍文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

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自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陳子美竹軒記

君子之所好有不可以常理詰者珠玉犀象世俗之所共好而必爭者也未嘗一日介意而竹之為物扶疎抗直非有妖麗嫵媚可以移人之意此草木之簡靜澹泊者然自晉以來賢人君子皆有是癖以為一日不可無雖設館託宿必種而猶以為未足復以墨

象其形容置之屋壁寢食必對作為賦詩以稱道其
風節以誇耀於世前世之士如七賢六逸之徒皆有
英偉絕人之才而一佞於竹則脫去世故終身與之
周旋而不返嗚呼是豈可以常理詰哉予友陳子美
趣向高遠於世味甚薄凡世俗之好者略不經意而
特歎於竹所至私居官舍常養竹以自適自謂性與
竹會不知其所以然前日始到官周視廨宇而書室
之外竹軒森然龍騰劍拔得其所好驚喜失聲葺之
踰年軒檻一新而竹亦愈茂將與賓客僚友飲酒笑
樂於其間方其得意於竹也疑神終日玩味吟嘯忻

然相對而不知其隱几者其所好如此宜其求文為
記愈却而愈勤也夫捨俗之所好而獨好其所好是
亦蔽於物而已雖然苟未至於無物則子美之所好
與夫世俗之所好者蓋亦有間云紹聖年月日某記

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踞
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
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役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
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
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

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為子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洵、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輒取怪怒方且遠護畏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歛版罄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從之所不至往、獨遊於此解衣盤薄箕踞於胡床之上舍爪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怨、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畏

雖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紹聖三年五月二十日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墮賊

唐集卷五
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
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
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教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
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
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且吾聞古
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乃且欲招屈
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超然相
慕於數千百載之外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既
已絕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

祠之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
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
可以想見也夫年月日記

新修勅書樓記

始余未至閩中間其為劇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諸事
有體稱古于男之邦既至入門見其所謂勅書樓者
庠虛數楹椽腐瓦踈將過其下者則必却蓋俛首鞭
馬疾趨凜然惟恐其欲壓頤而疑之以為縣治於此
不知幾何年今之從事者亦不可勝數在廳事之前
非思慮之所不及然皆更相因仍無改作者何也既

而究之乃不足怪者始宣德郎孫君襲既新廳堂嘗
議及矣未果作而受代去奉議郎李君觀繼修庫獄
復有意於是矣以饑而寢其事至余號為愚蠢無知
銳然直前而不顧利害者也然猶尺寸積累二年而
後有作親董其役數月而後有成蓋自二君以迄于
今更閱三閏然後得以一變其舊嗚呼何其難哉而
况興利除害立事建功規為措置有大於此者不又
難哉以余成之：難有以知二君欲為之難以二君
欲為之難有以知前人更相因仍歷年滋久而無所
改作者彼非安於如此也蓋勢不足以使人力不足

以行意舉手動作左室右礙終日憂畏而不得以遂
其所欲為此人之為吏所以無功天下之事所以不
立而有意者所以永歎也何獨此哉何足怪哉樓屋
上下十間餘材為吏舍十有七間始於元年之六月
成於十二月而余去以二年之七月云崇寧二年正
月十五日記

書

上蔡司空書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
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
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
於刀筆之間而處之於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
蜀某遊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於門館
一字不通於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
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於左右也當此之時其
感恩為如何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
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於如
此所作講義率皆敷衍前輩舊說無一言一句能自

立門戶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勅令
格式周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
一事全試言之閣下少加意焉邇來士大夫崇尚經
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
是矣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前世韓退
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
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
之於世豈無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
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筭書
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

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為體立意造語無復法
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
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聘亦皆有節奏
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
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收
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
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
願也某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
或行或否惟閣下裁之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某學術空虛不能盡知前世事自建
隆以來數之蜀之先進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
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
迹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於慮患不
得不爾天聖中閣人陳鴻漸以文章知名於世制策
入等以季父當軸不得召試擯棄流落飲恨至死引
嫌之風其由來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沿襲前事每
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於蜀
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錄者老成宿德後生晚
學隨宜錄用各當其理至於甚愚無知如某等輩猶

得備員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為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某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任於此勤苦於簿書獄訟而不以為勞奔走於車塵馬足而不以為卑十年之間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為貧而仕正當如此既無以取知於人遂不敢求於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閣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於採聽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某自到此忍歲餘事稍閒不廢讀書俸入差厚足以為養比之輩流最為饒幸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

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思蜀而輒布腹心於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閣下留意焉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而重令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

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某初
讀書時未知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
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
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
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
鍪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
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
理人倫顛倒失次而高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
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
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

又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
以保又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
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
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
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
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畧遍但不姓姬
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
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
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
用之雖不立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

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監司書

某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為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服人者蓋如此某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薦遂得循資作邑於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無有然有民有社而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詆諄移文紛然逮今未已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賴執事聰明不以為過

在於微賤無復可言者然念朝廷責成於監司監司責成於郡縣郡縣乃朝廷事也今姦人大姓敗郡亂法剝吏縣令不敢逆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量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責其奉公嫉惡不屈於勢噫此特職所當為不得不然爾責之賞之皆過也使今世人親見漢時何益董宣輩行事當作何等駭怪耶某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劑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為怪潁昌寄在彭傑歐縣尉張讀新繁百姓歐縣令李注環州監押璠演歐知州神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清泰至此某

所以言之於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為侍從首當論此
爾非獨為今日設也區々之心執事察之

上憲使書

某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搢紳士
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宦於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眉
吐氣求出於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
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意
者閣下亦厭而鄙之否乎某嘗思之此非獨士人之
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與
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之說至於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群吏日考其成月
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者
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所
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
先後之叙故士皆安分樂業惟工之所進退曷嘗有
此弄競馳騫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工之所
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於保任薦舉嗟夫保任
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騫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
必致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
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祭

出疆則執質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論其正與不正爾某透昧寡合衆所非笑獨閣下側然以為可教獎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遽聞閣下有使吳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妄有說於左右 惟閣下觀先王所以進退人材與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實繫

上程提舉書

某暗塞不通世務獨於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為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為仁義為禮智聚而為浩然之氣散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生者遂至於措亡而不用之心不免於茅塞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歸於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儻來者也是物也如游塵如野馬如蚊蚋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

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益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於家事師於鄉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倦之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未求者而茫然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騫以求孟子之所未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為知道者所非笑哉然切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豫故有鳴豫之凶六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恭惟閣下負俊聲二十年今為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明鑿止水而某於此時劾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真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時矣若不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之誨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說於左右幸閣下少垂意而如察之不勝願幸

上俞漕書

某以章句書生備員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

法合簿書錢穀易秣市井無所不討而兼領權攝者
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
之表有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
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宜開口求
進為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以半載每以職
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
似見知於左右者昧冒自陳而執事試觀焉某自少
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
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
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

京師遂與群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
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
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已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
隨牒推移十載於此平生相知零替畧盡一落選調
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
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
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為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
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閣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
道德之氣見於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某亦
不能無望於門牆也昔騏驎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

鳴某非騏驥而閣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幸甚

上監司書

某官學四方從指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為賢者前日黨事起朝廷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時執事由某官謫為某官洎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大臣與夫賢人君子者皆起於嶺嶠江湖荒遠之地以次收叙甄復錄用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由某官擢為某官昔之觀人者必於用舍進退之間

以求其背向去就之志蓋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為賢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某自領疎賤不敢造次奉書猶覲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既除代恐其遂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既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名耳文字不工初不喜示人徃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於不知己者其出可謂不偶然矣澄按有暇試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火干瀆尊重慙汗不已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不可得也惠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面熱汗下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說耶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聞見既廣然後收歛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醫書而不能為醫者有之矣未有不讀醫書而能為醫者世人徒見嘗讀醫書而不能為醫便以醫書為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決

此其殺人嘗毒於挺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紙上語為聖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於不可言傳之際聞某此說當且詬然佛言無有一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真實語也公更思之切磋琢磨乃是朋友之常分公有問難願得反復講究某有所疑亦當質於左右師範之說止作笑端置之勿道千萬千萬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表

賀天寧節表 代程守

旁昊儲休將永熙明之祚聖神應運丕承大定之基
鳴社在晨際天共慶中賢恭惟皇帝陛下寅恭克己
孚惠得心自然克舜之仁故能濟衆用醇成康之化
幾致措刑政已逮於中和國遂臻於康靖爰紀誕彌
之節宜增逸樂之年臣承乏遠方欣逢瑞旦身縻符
竹空馳頌聖之誠目斷觚稜莫綴稱觴之末臣無任

謝曆日表 代程提刑

四時既宅然後允釐於百工七政已齊可以肆類于
上帝蓋祈因夷隲之本寔財成輔相之原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賁飾觀天華孚治曆俾歲月日時無易故
金木土穀惟修臣承乏外臺復瞻新歲日惟不足豈
小善之不為時不再來嗟大恩之未報誓圖寸効不
費分陰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代家提舉

徽名寶冊表正宮闈叶氣懽聲飛騰寰寓中賀臣嘗
究觀典籍灼見古初雖聖神特起而有為必內外相
須而致理立朝立市共成建國之功親耕親耒同底

化民之道故周妣得恭於十亂而虞姁有補於重華
恭惟皇帝陛下德進日新合由天作載初潛邸已諧
寤寐之求入纂丕圖乃眷憂勤之助誕敷渙號式正
坤儀承九廟之烝嘗奉兩宮之定首緝熙陰教勸相
民彞臣承乏遠方與聞慶幸免置美化將刑四國之
風鳧藻盛儀莫綴千官之列臣無任

賀降皇子表代宋運判

前星騰耀駕日重光凡在照臨舉傾瞻仰中賀臣竊
以漢室之尊家嗣遂立高禖禋封之祝聖人俾多男
子蓋承祧之至重任主器以非輕恭惟皇帝陛下駿

惠先猷作新聖治奉天以啟格勳父事之心養物以
慈摩撫于來之俗蓼蕭被澤行葦霑仁穹昊駢禧元
良毓秀為社稷久長之慶承祖宗積累之休遣使告
陵重離明之有繼飛郵賜青連解雨於無垠臣承正
遠方欣聞吉語震雷兢知七卷之克堪螽羽詵詵
期于孫之浸盛臣無任

到任謝上表 代馮運判

嶺表觀風已漸治効坤維按漕復玷寵靈引組知榮
撫襟增懼中謝伏念臣單平冷系透暗常才雖懷許
國之孤忠非有過人之奇節偶緣冗官被遇先皇擢

任監察猥承人乏出分使指益愧食浮纔自脫於毀
刑蔑可書之最目謬膺渙渥重忝皇華鼠能已盡於
五窮鈔乃何堪於再割鴻恩未報俄驚仙舁之成潛
哲肇興尚念遺簪之舊遂容尸素未即棄捐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至健行天大明出覆開並採兼收之路
隆太平極治之基致此冥頑類蒙委寄粹表未瞻於
天日殊私已佩於丘山敢不續短裨長勉慚為正登
車興嘆雖微孟博之才叱馭遂行姑勵王尊之節消
銖可効糜粉為期臣無任

賀進築表代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興何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寨狀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羗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懼騰蠻夷震懾中賀臣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蠢西羗久稽天討當元豐之願治將議翦除逮元祐之偷安務從姑息養成其患以迄于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堙漸逼其腹心刁斗相聞於巢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武勢孤自有脅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

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體成誦之四征終於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間大復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斷乃成猥以空疎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懽呼阻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同前代

百堵皆作三旬所成奇速之功古今未有 中賀臣聞王臣無外天下為家凡聲教之未通必討平而後已蠢茲夏虜久盜西陲虐彼一方逮今累世寶元慶曆數叛服之不常熙寧元豐屢翦除而未盡此興進築

出自睿謀大師雲屯萬杵雷動山河克復浮琛相望
封疆遠跨於流沙刀斗聲聞於瀚海天都巨險猶俯
拾於織毫靈武孤危諒不勞於餘刃恭惟皇帝陛下
湯心勇智克德武文建一勞永逸之謀成萬世無疆
之業摠祖宗之宿憤壯社稷之靈威臣迹遠天顏職
靡使指効官有守惟懷鼇抃之心稱壽無因徒切葵
傾之志臣無任

慰國郵表代

伏唯遺誥皇太后以正月十四日上昇者發聞驛計
宣示郡人狂號失聲震悼喪魄中慰恭惟大行皇太

后家順以巽坤柔而剛決大策於禁中指麾而定成
治功於天下退託不居有姜任婦德之賢非漢唐母
后之比向嬰疾疾本自憂勤瞑眩弗瘳彌留遽及伏
惟皇帝陛下深仁賦性純孝因心方攀慕於寶慈諒
何堪於荼毒然以宗祧任重軍國事叢願寬罔極之
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忝郡寄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啟

謝蔡太師啟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
亦復兢惶其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
焉自牧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
健於管寧久矣飾中志意自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
蹟大推秀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
次甄收願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
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



仍處以虛閑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
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
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
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
非所稱得無大耄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賀鄭太宰啟代

伏審拜恩中陞進位元台凡在陶鎔實深慶抃竊以
虞刑未措選於衆而舉臯陶商鼎特調求諸野而得
傳說備見載籍號為美談然臯陶之術非本於民情
而傳說之舉不由於師錫坐起迥古尤屬聖時恭惟

某官識照幾先學窮繫表禁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
樞極運善見真儒之無敵既延登發路實滿慰於
輿情以舜事克意其在此維申及甫茲豈偶然必將
盡摠曾臆之奇庶幾大慰通遐之望某側聞誕告實
副願言徒深賀屢之誠阻與埽門之後永懷欣豫未
易名言

賀劉少宰啟代

伏審拜恩天陞進位台躋凡在陶鎔舉深抃蹈竊以
國家安治何啻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於
後省冠僕射於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主上親紆

宸翰追述先猷作新二宰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
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上副旁求進
膺大用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於聖
人故常舍殺喻必根於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
未數年裨萬乘者蓋非一事逮茲爰立實副具瞻所
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召公右年登可待刑
措為期方此投閑聞之起立阻遠潭、之府莫趨兩
兩之階欣躍之誠實倍倫等

賀右僕射韓相公啟

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懽慶一辭竊聞

考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
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
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
神清玉粹天資攸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
論道經邦之術藹揚全聞坦涉亨途頃任樞躔謀已
深於漢幄出臨閭寄澤未溥於商霖波地久虛僉言
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輔相以迓衡召還三遷遂宅
百揆常平盛事固無媿於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於
今日必行盡發胷中之蘊庶幾大慰海內之心某承
乏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之府莫趨兩、之階叢

忤寸誠難形尺牘

賀門下李侍郎啟代

伏審拜恩中陞秉政東臺凡與生成舉深欣懌竊以
門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
君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於如此而唐政亦終於
聞然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奧學濟
聖涯經天緯地之文得之性稟尊主庇民之略盡在
術中早躋華途夙著 望西垣潤色燦追典誥之風
右轄論思肅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
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昔舊以

迂衡召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曾未閱時而入居左省
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摠胃臆之奇疾幾大慰
邇避之望某久依琳館嘗辱鈞陶激灌并於重衿難
叙陳於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

賀蔣樞密啟

伏審誕敷明命摧貳鴻樞世稔服於聖名人共欣於
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
鑿器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荐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橫
應變之材無施不可出而頗牧入則卿雲先帝深知
欲大用而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

而歸直禁林曾未閱時而延登右府參裁機政寧穆
邦猷朝廷取決於聖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
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
目阻遠鈞嚴莫伸賀履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懼
躍罔喻端倪

賀安諫議啟

伏審光奉制綸推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聲聞竊以
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逢時過主古今之至難當諫
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庭爭之任得伸其志實係於天
共惟某官醞藉深醇議論辯博養濂慨敢言之氣負
縱橫適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
未幾別有九遷之榮過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某荷
知有素稱慶無緣欣抃之私實倍夷等

賀馬學士啟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卅府除目流播士類懼騰伏惟
某官望重賢關召高英毅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
之微簡在上心重已千之宿學延登客省正門五之
闕文蓋朝廷以待於清流而卿相多由於此出媿郵
傳之既晚致慶牘之稍稽

賀楊運判啟

伏審寵膺宸命崇抱使權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凡叨
屬部舉切欣悰某累任劍東粗知民俗雖人貧地瘠
傾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亦年計之足用儻貨源
之不遺宜利孔之並興馴致羨餘式資經畫恭惟某
官才猷強濟術略疏通入握首蘭已振望郎之譽出
持漕節用昭煩使之能諒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
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某方隸旄麾敢論瓜葛雅故
未忘於一日庇庥當賴於二天懽抃所叢端倪曷喻

賀楊提刑啟

伏審光膺寵渥移祥刑使選愈華魚言允慰恭惟某

官道心蘊粹德性稟醇氣有養而益完術無施而不
可以才自進容無待於後先中道而行時不分於彼
此逮茲顯擢殊慰與情秉傳出閔已嗣棄縵之志過
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肅某方欲
述具利害塵浼聰明若更遷延暮月之間必能聽用
芻蕘之說遽聞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懌

賀新提舉啟代

伏審祇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率同伏惟
交代某官真性稟醇道心養粹學造天人理識窮
性命之微存履儒官夙著朝望億萬橋門之士景仰

餘輝三才闕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於
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某偶緣幸會忝作交
承即諧傾蓋之懽愈切望塵之意

賀王安撫啟代

伏承令嗣新恩秘書榮登者充賦外臺已居前列第
名丹陛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紳共慶切以西漢解
頤之士止得兩科元和大手之文猶須三上况天下
承平之後實人材並出之時俯拾巍科不妨談咲非
有源流之慶諒由堂御今上之奉伏惟某官文苑標名
將壇授鉞碧油建幕雖專千里之權白首窮經不改

一瓢之樂遂推餘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榮名鍾一
門之盛事某方圖稱慶首沐騰緘仰仰讌冲惟知喜
媿

賀侍其鈐轄再任代

伏審寵膺宸命再徑中權伏惟懽慰伏以某官兵機
練達將略雄深緩帶輕裘鎮歷千里綸中羽扇指麾
六軍上寬當守之憂乃眷捍城之効知其難繼許以
借留詔自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方命於書郵占
翰布勤首煩於記室永言傾戴孰喻端倪

賀王安撫啟代

伏審令嗣祕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按素高黃絹
之詞唱第殿庭果叶青錢之選士流胥慶儒道增光
切以間歲搜賢本朝廷之故事一經隸業復神考之
新科人材一興仕路四闢非有過庭之教曷充入教
之英恭惟某官俎豆儒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
氣一時請南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
得片玉於崑山復青氈之舊物揮毫洒翰實高董賈
之才幹盡克家行繼常平之盛某未遑展慶先辱飛
文感愧之殊敷宣罔既

賀王尚書啟

伏審光奉宸恩榮膺聞寄凡居屬部舉切懽悰竊以
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
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重厚望鎮浮華宣惠爰於
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
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仁者之言
輒從喉舌之司出縮山河之柄綸中羽扇暫寬憂預
之懷薪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員屬郡託下風
忻懌之私叙陳罔既

謝兩府啟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

便於私計出自洪麻切以運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
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於十州銓管復歸於八路
負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若均輸之窘急
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某學術迂踈吏能短
薄少年氣銳謾有志於事功晚歲數奇已冥心於造
化偶從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
仗遇某官陶甄士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
並採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
欽承厚德斧斤擣散少酬培植之恩籌策疲篤期盡
馳驅之力

謝揚提刑啟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將攬轡於鄉邦因取途於
敞境聞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廟璉至珍天麟
異稟夙負棄繻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
講周官之班欽過家上冢為桑梓之光華衣錦還鄉
覽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
翹跂

謝許提刑啟代

幸託下風尚未瞻於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於門墻
在於閒然何以稱此伏念某分忝鄙寄坐易歲華本

自空疎無可稱於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於涓埃尚
此遷延居然尸祿推擠未去固已荷於并容翦拂所
加尚敢期於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
和格物不以所長動為可意待人必出於恕不復求
全致是冥頑亦蒙比數雖袞褒一字之為衰朽之光
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携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膈

綿州謝監司舉辟啟

命教之始置師維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
離國學十閱歲華恭兩任之卿軍自云得趣負三年
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為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

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於儒
術復咫尺於鄉榆便於婚姻得以敦學有幸如此歸
恩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
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
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
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崔大夫啓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願過承論薦伏念
某幼而學字少識偏旁長而屬文僅知平側久服聖
時之化育竊聞經術之緒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

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為豈禮樂云乎哉亦會稽
當而已此荀卿以為仰祿而孟子所謂為貧不圖登
門便許推轂此蓋伏過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說
難嘉善矜不能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
日窮途自激昂於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於事功庶
幾終身不負知己

謝吉文州啟代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連運
之才校藝詞場大振機雲之譽士流縮手衆議歸心
共惟黃綯之辭果叶青錢之選三荆已秀雙劍橫飛

豈徒凡按之功盖有箕裘之素伏惟某官詩書將術
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瀟灑輕裘緩帶有元
凱之風流宜俾慶門疊膺盛事未遑稱慶遽辱貽音
欣荷之私敷陳莫盡

答吉文州啟代

仁不可失常恐招黃民欲必從果諧借冠恭惟某官
道心稟粹德性養淳循吏袴襦安一方之民堵將軍
裘帶肅千里之塞垣方松庇之共依慮瓜期之亟至
欲薦才美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卑果朝奏而暮下
此實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牋益深慚德

到任謝兩府代

五嶺乘輅已慚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
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
乏水衡之蜀維膺異數叨持外記之權雖指心誓報
於寵靈而臨事輒牽於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日重申獎命出按坤維地
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
省空踈一何僥倖以蓋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
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天謀九德巍標贊禹之
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瓶罍易溢憂小器之顛擠陶

冶無私荷大鈞之塊土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謝家提舉啟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
志廣才疎績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閔擊析真為貧之
所為毀瓦畫墁歎無功而望食寅緣厚幸依託下風
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於
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為異蓋自
耻於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
罰必事易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
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敢不祇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

一壺既未遂於初心三浴三薰其敢忘於厚德感佩
戰越不知所裁

謝陳使君啟

部封七邑歲薦二人首及庸虛良深感愧伏念某備
負百里至是再期因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
而未肅矧敢去刑惟其守拙以無佗所以見稱於不
擾本來事簡非德斷之無留適值歲豐致賦輸之僅
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蓋伏遇某官以鄉先生為
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寶三敬義惠恭有君子
之道四憫憐推魯收錄羈單所學背時雖不侔於柄

鑿此身末世或有望於秦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

荅解元謝啟

篆刻舊人望經邦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鑿之能精
偶為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膺縻爵
之榮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藏珍

謝及第啟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承收叨被寵榮
惟知感槩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
國之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
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

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
宜有讜言少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
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實性成
癡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
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
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
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
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願
為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與時而高下誠所不為姑
盡節以懔、寧抱閔而碌、夫何獻白亦預拾青此

蓋伏遇某官匠石群材鈞鎔衆竅與人而不求備嘉
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如尺退謂其辭雖鄙訥論
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之言路必能
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拔或堪器使敢不冰霜志操金
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
於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

荅通判趙承議啟代

伏審寵膺膏澤榮佐郡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宦路
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祥刑
已資口案贊六條之善治豈動心機曾稱慶之未遑

遠貽音之見及何承謙挹惟有銘載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雜文

送苗帥顏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誅者走益昌上
變告誅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
元捕反虜即日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
誅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蒙首繫獄窮治反狀
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遷其獄
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顏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
也誅既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誅



不能自白而誅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
八日而獄具誅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
竄海外誅之出也感槩悲泣觀者頷指歡呼道路相
傳一日萬口而師顏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誅之不
死其所繫豈小哉嚮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
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
得以脅制其主非朝廷之明白師顏之俊偉則措紳
之禍豈獨誅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誼
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為治中得
從之遊每服其為人而興元之事昔嘗欲作傳而未

果於其歸也因以為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為文意將有以教之
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難論失存者無幾
其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
天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為故紙糊窓
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
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牀詩一十九首
并序為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
能自鬻以取困於時然亦以此得出於門下而公亦

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若簇氏掌覆禾鳥之巢庭氏掌翫國中之天鳥
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為不急之務也後
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夜服遭之輒
以感疾因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天鳥之
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鴉鵂之類而昔人所
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
已夫若簇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
之出於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

驅而出之於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已為害斯周公
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於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
物之神姦遂得以滋息涵養於天地之內數千百年
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天鳥之巢往往有之而世終莫
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
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小哉生出論數千篇
示余而求文以為序吾聞扁鵲入秦為小兒醫生豈
得其書乎其術之妙也年月日序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

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
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
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

觀復以書相切磨涪翁奇之相與反復論

書柳子厚效淵明古詩十數解示之

文章低昂踈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

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
氣掃滅始盡收歛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
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

於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其合有不可詰者而況於文
乎文主於氣二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
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
又曰進於理令其歸也自言從蘇子於湘南過涪翁
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
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於余余為之說曰韓非作說難
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
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

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立德翁序

時年十五

薛邵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履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備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

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語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辭鏑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招隱辭 并序

出左綿城南度涪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

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為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
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
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
然遐相慷慨歎息徘徊不忍去世言前代隱士大率
多虛名少實効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槩以此量天下
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丈人二人之
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工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
教毛翁翁毛翁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
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為漢相國而高惠之
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

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
已奇偉卓絕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
處其君克舜乎河上丈人之裔嘗一顯於時而涪翁
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為
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子誰友兮涪之雲出為雨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
水朝于海兮日千里趣于之駕兮捨子之舟于不我
信兮與雲水謀

書朱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

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時多時奇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也又命其子慎無刊類文集故其秘而不傳於世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為利路轉運判官子與猷益昌始得尚書平生所為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渠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衮臣謂余他日當取之并以授子云

讀巢元脩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

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脩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嘗二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大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脩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啟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臣妾措函生於壽域躋寰宇於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鄉因悖晉割啗孽胡邀

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為異域之人奇士秀
民永棄無知之俗菴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
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改豈忘莊烏之越吟朝廷哀
爾無辜淪於不化夷刑虜罰虛我遺黎犬穢羊羶薰
吾故地爰整平民之旅不違後后之情復千里之關
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齒益寒靈武擐
牙虜臂皆斷孤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夏變夷捨
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昨蠲無名
之暴歛庶令陷溺復觀太平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郵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郵
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
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以常平之
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後法不能以
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
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
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為予欲使民疾苦呻吟
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
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
恬視不發士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義入

之羸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纒敲扑以要治
辨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獎吏無獎法立
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惟行
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
藉口詭_二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思庵記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
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
思無邪而不出其位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雜文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佗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噎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疢百出輒復悲噎累日返復改正比之前時稍有如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責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部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願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比來公事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斬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竊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嘻是烏得不貧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既無術欲救不能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於聖

萬春鄉社未害於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為世俗无嗤无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褊同污均失乎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為的

直歲異與直吾平生窮困正坐此二字耳

耳乃一節未為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顛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未入汝胃臆汝不能納衝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憚內藏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蚤自責

何以安汝迹耶

雜說

淵聖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固杜喬御名陳蕃李膺之徒相繼誅死漢室於是大亂天下四分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為一是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殺四千五百餘萬矣嗟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捨其所繫豈小哉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肩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願力上祝慈闈恭惟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厚始

佑思齊之聖惠于宗公逮參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軫邦家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詔多方恭修勝利憑無量佛作大鑿王蚤臻勿藥之瘳益引後天之筭永均介福敷錫群生和南謹疏

謝雨文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於利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稿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

同前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稿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於有秋雨不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剛獲復閉戶而嘯呻人自慙於屢禱神不倦於為仁

謝晴文

劍利皆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雨既過多厥害惟均今復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今有何德感于神明何以報之牲肥酒馨

送湫文

視之冷然可濫觴兮用之需然澤一方兮罍瓶罐勺
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兮
歌以送之示不忘兮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於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
賴於神神以高然餘無足道戒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澇蚤穀以
登賦輸以時顧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叶
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

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饗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於後昆皇天福善
萬生我先人夙有淑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惟
我先人不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
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
功至于小子某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祇惕畏慎雖存
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顛蒙不能承我祖宗
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竢罪于益昌非某小
子能實惟我祖宗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

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罔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
益盡為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
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
格思尚饗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於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
頭角軒昂入握省蘭出持使斧有燁其光西極岷峨
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
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
易如探囊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爾淪亡炙手之勢

桑陰未移遽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
尚饗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
云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止於此我謂不然
願翁加食秩滿即還彈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于岸
眷二不去回首永歎我官于東轉眼十年復來相尋
墓木蒼燁一作墓栢森然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為文寫哀以
薦蘋藻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
即潛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
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
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
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頌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刑
嗟老成之愈遠况我小子受公深知拘棺長號有淚
如覆嗚呼哀哉尚饗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炎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

周爰咨諏協力合謀克贊霸圖嗚呼智哉帝念
戰々兢々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
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宸涖政為伊為周
燕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難哉步足數萬哆然北出
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為之仄席嗚呼哉
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
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迺禱公祠
冀得生還神鑒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
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
嗚呼歎哉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祝曰僕草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識笑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撮挽而擊鼓發掉奮然不顧其志蓋將有所為也他日登金門上堂垂璫珥筆昂軒裁冠亦在於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友朋養活妻子亦在於此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泯亦在於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笑所繫重矣神之有靈鑒其所存為我狗彘蠱螫蛟蜃鞭逐鯨鯢俾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人所自致非敢以祈於神尚饗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邈然二孫誰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魂兮何之豈復念此代路次祭文
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寂然昔以惟交今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

策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巨儒皆得
與於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興
之初六經出於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
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禮
支分派別並立於天下非獨為說不同而經文亦異
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
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於經旨
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



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將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諸君以為如何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為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為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為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於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於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於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

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於他經不為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於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

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於服
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
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
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生之用人亦有流
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於財財必取於民賞必施於功罰必加於
罪此為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
之制也而孟子以為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鬻鬻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鬻市
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多也而

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
力也而孟子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
歟意者其自有旨歟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
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
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
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其制行之異類皆
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
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為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

其所以同歟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於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逆勢之禮外有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於用是以聖人雖以德行為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得齒於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由求之列也子耻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為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議

之

問為己之甚而至於絕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義兼受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仁外不至於絕物內不至於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為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受者謂之不仁為己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為得之矣而又謂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必外此三者而後可以為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啻於此乎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

絕滅禮 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也道在天則為陰陽在地則為柔剛在人則為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克仁義仁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為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閔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如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為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

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况於王者乎以為置而不錄耶則羅春烏除烏鷲去鼃鼃除水虫之類至纖至悉無所不載而况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乎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於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為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刁斗之衛務為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為將也居則正部曲出則正行伍晝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吾之

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事蓋不可以為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啟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于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于分險而謂之豹自台分至于武騎士而謂之大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無有者能治之父之于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离乎者也權量以為平城池以為固車服以為勸斧鉞以為威符節以為信是皆未离乎形者也既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為體以無為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問以道在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

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成析成因成夷成隩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葶尾希羊毛毳毼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為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為者也堯典以道在天下而舜謂之無為者何哉無為者天也有為者人也舜既以無為為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問為治之要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為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既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為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
耶則人自為禮無所統一家自為法無所視徇殆非
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特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
抑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
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
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說相
反如此其可以相為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
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
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閔市未有征也澤

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從可
知也天下既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
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
之積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閔市始有
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
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
立法初不為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鄉之吏而其所謂士
者乃六鄉之民故為士者未嘗不耕而為農者未嘗
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其

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為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抵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禹授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子何害其為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願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楊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帝編三絕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

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而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楊子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休咎既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於易之數豈楊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歟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闚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於此以謂道術既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

目莫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辯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名於後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此夫子所以愍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赤也東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於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

而不與於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體與浴夏等矣而不與於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嘗嘆之矣幸而有焉又棄而不錄聖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問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要必歸於五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在物則為五味五聲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為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聖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禮智而性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土五事之無思至於五味五聲五色皆闕其一謂盡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

也

問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於經而不雜以言于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於聖人一間爾而以黔婁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帝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至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諸君其以告之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終



至和中

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舊城與國博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禮往來無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尚之同

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五首唐公嘗云吾以是得名亦以是擬謗不欲盡傳諸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與

先君所傳頗有重複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

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
稍加多矣而篇帙散亂句讀舛謬殆不可辨未幾又
得蜀本於滄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
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
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偬遂屬教授王維則讎校
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
編因其名類勒為二十二卷命刻板摹之既以傳示
學者俾識其真且以善先友之義不沒其傳既成謹
書于卷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書雲日左朝奉郎權
發遣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鄭康佐題

書先集後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
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
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
其言猶時女也周書淑詭連於無端崖而自好如此
不誣也陶靖節非仕非隱不以萬物之變易北窓之
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

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誰儒異轍也既
仕矣始紹聖訖宣政名稱益高身日益困折家君嘗
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

蜀人仕漢不遇比沒且無于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先君視于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之于雖存而玄不傳它日徒因其書之遺質諸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諸朝不報其徒蓋與蜀先張氏蘇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繫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孟軻氏而挈然負異於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

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率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之音歆服於人久而愈信今其傳如存舊如辯同寔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謙賞如察言寔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携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怜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

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
微也先君沒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二然
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之歎與叔
孫不朽之言所以期諸後世者復如何哉復如何哉
紹興歲己卯立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
事 文若 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